青城集 三

書序記

共五

青城集目錄卷之五

書

序

感恩詩叙

青城集目錄卷之五

靑城集卷之五

昌山成大中士執 著

書

答白陽川書

舊游如夢歲色又新幸此德音來如墮空及其啓緘淸風滿紙蒼顔華髮宛復相對大中嘗謂千里之隔而近如尺咫者必其人之賢者也今於高明也見之矣況審寒候履況淸晏別來漫浪何與我不謀而同耶香山盛社尤令人神迬人則其姓也同山則其名也同禪菴留像懸崖刻名其迹同六韻之和九老之

會其事同龍門八灘又何其相符耶是會殆天所具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樂天有知必莞爾而笑也大中亦有此社屋後之山適名香山故鄕中長少目我爲社主過從談讌迭相主賓人不必九興到則會會輒有酒有詩有碁春晝冬宵恣意迭蕩是亦足以追古人而尚之耶但山無水石之勝坐無繪圖之侈此爲遜高會多矣會中之人未知誰某而盛作乃和樂天者以此第之年皆高明之右矣必須具其年貫名字並書其所賦詩律因便寄示則當與社中諸賢一會珍賞而序文不難副敎盛什姑亦停和而待之

大中前入日本時有木世肅者家居浪華江上以風流好客稱與同志九人結詩社嘗有雅集於其所謂蒹葭堂者大中求見其詩世肅乃圖畫其雅集而歸之至今在吾笥大中於異域之人尚且如是況吾邦乎況又高明乎幸即錄示無孤此望西遊與己闌矣洛下一遊倘無意乎因便奉際是所跂也大中五十之年倏焉至矣撫念平素只自慚忸獨幸小孫晬期隔日堪作目前之娛耳萬萬非遠書可旣只希以時珍重不備

答羅子晦書

令季氏處士喪報頃遇福州丈於逆旅而聞之時適把杯不覺失手猿狖之窟猶以爲不深遽即萬鬼而爲鄰耶山河邈然只自南望洒涕而已高駕之南亦以此知之欲有書唁而恨無逅便忽茲下狀先施審已過葬青霞奇氣忍埋之厚土耶大中曾亦哭賢弟者益知執事之悲也誄詞早已在心今又承命第愧思淹未即奉報然鹿門谷口之蹤亦安可易寫也令季之筆今作千古寶矣願以數紙見惠作我箱篋之光舍舘幸蒙示及早晏入都下謹當歷造初寒服中仕履珍重殊慰遠誠不備

與宋進士丈奎祥書

伏惟新元靜養體履茂膺蔓祉宿德增進舊痾退聽區區攢賀曷有其極前秋奉教至今慰幸毎擬更造而雪嶺界天迄未遂誠恨歎何已汝朝得官去向過其室門逕已覺荒蕪令人悵念始晉菴李相公布衣時喜從尹玄圃治遊玄圃歿無子李公取其詩集序之而藏諸家將付之剞劂不幸而佚於火公深惜之於其序桂南詩集也爲之三致意焉先子爲是悼之力求之世幸得一卷於玄圃之門人爲之繕寫而以李公二序冠之兼附桂南集序於後以見李公之志

於是乎玄圖復見於世矣李公而見之當如何喜之而李公時已没矣藏之以待其後人晋菴之胤子今爲嶺南伯玄圖集可以刻矣大中方且書托兼送是集勉卒其先志而第集中誤字極多凡例甚舛年条既不可考則各體當分類以書而但其和酬之作或書稱號而闕名字或書字而闕名而後生無可徵者伏惟執事年德旣尊見聞益富先輩名稱必多内記如欲徵信執事之不歸而於何哉玆敢仰請幸加一閲有可指教者無吝錄示得以從近凈寫如何不備

答洪太和書

去秋長箋自達城金生來驩抃慰釋如承色笑未覺身在千里外也宜即奉復仰謝盛眷而思深者難屬言意勝者難綴詞以故臨筆旋止者屢非惟官冗沮之也鄙書自萊府達者長句附焉而迄未承復君子故亦同我懷耶不然靜者豈疎棄我也華牘在笥倐爾經歲思至輒玩紙已爛矣間濶雖久猶足慰余懷也蒙示海西壯遊覺心神俱徃達句之會固已得意而海遊又復勝之是造物者以清福侈執事也然米鹽朱墨未足妨趣海山雲月未足助興夫惟氣槩足以馭衆意象足以超世材具足以籠物者乃能有其

樂耳然是猶求諸外也養心敎業是爲眞樂執事之八年爲吏役心於外多矣湖海之遊雖快適足蕩我神也今幸謝官靜處父子相爲師友抽舊書而發新知攬宿好而寄遠想年富而學深身閒而識專沉湛醇郁華實俱侈八年之曠遺一朝而復之此樂豈可與軒冕易哉大中之無似亦食於朝數十年矣間爲人所持得優遊田野三年稍能收聚餘精温理舊業水北山南隨意徜徉平生無此樂矣復蒙朝廷記識歷官內外嶠南一行幸從諸公之後尤屬得意然海上風氣寒燠不恒敗邑凋弊絕費心力衰病日添載

籍日疏以此從政究何必至而自念少小自待本不如此直仕宦誤之爾酒泉詩所云少迷不歸尚可惜老大胡爲來瘴渚信愛我者也每誦其句不覺面赬執事之家居安得無馳美哉自執事之北返東屏遽沒元生在疚酒泉遷官入深聚散存沒亦一乘除達城亦嘗屢至而梅竹一區便若氣過之地令人少歡而獨幸靜脩使相在焉澄閣雅集至輒留連洪太常之書金督郵之畫風流爛漫可稱嶠外之盛清凉遊賞又一盛軸猶恨執事遠隔此會今則使相亦北返太常南歸萊土達城之會今始盡矣覊係不返大中

獨何人哉執事亦應爲之悵念也盛作詠東屛百二長排送懋官五古因太常奉覽讀之大快人意文思之雄乃至此耶士文長句及蒼崖詠東屛詩並已得見而獨執事謝澄閣贈扇詩未耳幸並海西軸因便寄示而拙詩亦望和屬也玉流子平安否後來風雅當屬是公常所耿耿曾步逵句韻相投竚其答久矣望致此意靜脩公入洛數相過從則澄閣雅集軸淸凉帖必入淸聘恨不得致身於席末而分其從頌也蒼厓之官湖外信息益遠豈勝悵念徹齋云亡可惜朝廷失一賢宰相而長軸已多存没之感爲一盡傷

太常落拓重又病衰恐遂作萊州土矣世誰能憐其才而返之北也東屏行狀其孤托之不佞方且搆草徐當奉質華宗西洲公舊嘗立其小傳而闕其字幸爲示之春寒望益珍護不宣

與元子才書

趙裕叔自上游返書報戍士執曰上壠之路歷扣勿川元老扶杖出迎玉山半頹而曰老身來自龍門鳳臺醉不能爲禮止之宿粟飯麭羹蕒妻親炊少施之食不敢不飽真意爛漫如從鹿門來吾子聞此必爲之莞然也士執方老作海上吏矣得書輙悵然自失

旋曰翁高則高矣奈飢餓何其猶有畧飯而食之者耶書此遺勿川老想必悠然獨笑也士執書

吾輩但能除却歎老嗟卑憂飢怕貧之念然後方可做究竟工夫然陶淵明杜子美之所不能免者豈易言除却哉惟消得閒氣安得常分以至安於義命則貧賤衰老不足動我心矣勿川以爲如何士執又書

與金坯窩書

六月晦日下復自京邸來敬審靜履起居狀欣慰如承面教喪變憂慽豈不交鑠而手墨精華比前益勝不似借明書者郁然顏髮宛復親奉脩養之力此亦

可徵尤切艷歎惠寄瓊章飾以銀鈎稀世之寶㬥後
我箱感幸之極還用悚懼忽爾歲窮伏惟履寒體內
康衛大中三年海郡積苦風土服藥疏瘀遂成乆泄
今已四五朔矣浮肌雖減眞元亦損歲暮天涯隻影
慚愧書惠陶辭及疏傳語貯在案右倍牽歸思然行
止闕人未能遽決姑且隨分應之而自念少時自期
本不如此冀卒一經以答前修而中因求食出世宦
祿亦足自食而頓失所學秖自內忸而衰年作吏尤
非得計鄭子敬詩有云少迷不悟尚可惜老大胡爲
來瘴渚實爲大中發也未嘗不三復悵歎而況今年

頹氣晏舊學日忘以此從政債敗必矣思歸不獨爲私計也直以蓬蒿賤臣猥被 異恩賜曆歲降涓埃報答豈敢言私向在秘閣爲一身將護之計僦屋城裏分家衆居之及此出宰僦已還主今雖解官要當以洛爲歸老牛力盡自當去爾然此亦未爲定計世事曷嘗由我哉惠及五管平素所願得而未敢請者也今幸受賜敢不珍藏以完美貽耶書牘及各種楷字譴卽裝帖並前書牘二帖留作子孫之寶文辭尤古奧如獲鐘鼎銘勒有時披玩只覺神怡心醉曾論才了一兩卷竟爲公務所奪南土爲官寧有讀書暇

耶拙文不得就正久矣玆呈數篇以俟評教漫筆亦隨得而記者也一本書奉而羅仲輿筆經亦附其下即子晦之弟不幸短命者也家督喜習閣帖欲求質於執事而書無見在者摘其一札以呈亦可以驗其全也望賜正教其好執事書果若長胤之於拙書雖驚之喻此已失笑執事見此當復一莞長孫今才六歲聰慧能作七言韻語書種幸不絕矣此外更何求哉不備

答徐判書有隣書

尚書執事伏承下書滿紙衷教感結在心如別受知

且引舊萊伯言傍及南村舊好責以相忘有若兩咎者然感愧交并無以爲報然大中豈敢忘執事哉粤自丱冠獲私藉累世之好因同郡之誼及夫從宦于洛幸又隣比執事伯仲豈弟謹信力學淸修琳琅相照令聞夙暢韋布而公輔之望卽焉蓬麻之益不待遠求因依之不失親亦足以自幸情好若是之重也附仰若是之專也執事幸又過聽我惠好終始特常見許相知之深又如此故便衣輕屐有暇輒就門屛之跡殆無先我者矣及執事顯揚于朝而大中窮居鄕也雲泥路隔絶矣然桑梓之駕至輒臨貺日昊忘

返古之降屈窮交者今幸因執事見之大中嘗被齮
齕於人幾陷不測親知多爲之怵而大中獨笑曰徐
公在吾無憂矣然未嘗一言告難公果紓之而亦未
嘗使我知是又古人之知照也叔向縱不私謝詎敢
忘祁奚哉夫惟盛德如執事偉器如執事篤於故舊
鄉里如執事履高明而不疚如執事雖疎遠澗阻未
嘗望清光而攀餘塵者尚願一獲侍於左右況久要
如大中鄉好如大中受知遇如大中感激恩庇如大
中哉然賤跡之不數數於門下有以也非敢以地分
之逈別自外也竊以廊廟訏謨朝廷進退非賤夫所

可與而碁酒水山之讌執事亦未暇及也側肩於衆趨之間固非拙性之所安也故叔夜之別巨源非欲自疎劉白之從裴相期以退休要之晚節同歸交情乃見今雖小濶未足恨也然宰相而知我者惟執事古人之交待我者惟執事宿昔言議動輒相合者惟執事緩急而能濟我者惟執事依恃之篤如此縱欲忘得乎以故跡雖疎而心日益親也向遇舊萊伯從容晤言之際懷詠德義果有所道然中心之好言亦未能盡也今乃達崇聽耶責以相忘誠是也知之也深則親之也切親之也切則責之也重執事之責正

惟大中之所樂聞也然大中非敢忘也無或執事之知我猶有未盡者耶且又慮及水土悵解官之遲盛念及此幸甚幸甚海上風氣甚惡寒燠不常風則塵沙穿牖衣裙盡翳盛夏或索重裘隆冬或欲裸體水土瘴濕猶其末也以故恒居者猝値之尚苦眩瞀瘖泄況初來者乎始至自分病廢今已四五年矣適幸不甚病然昔之蒼者皓丹者黧眼翳精減居然一衰翁矣孑居天涯四顧無侶人情老則思妻子病則思田里曠則思昵倦則思舊大中今皆兼之日夕思歸猶痿者不忘起也特以涓埃報效未敢言私歉歲民

憂不可言去藉令無事及瓜不過經三考耳昔邴曼
容仕宦至六百石輒自免去大中心常慕之今大中
之宦在漢則六百石也於分足矣然五年不去愧曼
容多矣倘蒙執事之惠比及麥熟幸得解歸妻子相
守間會親朋閉門養痾飲啄隨分此外復何求哉然
亦未敢遽歸田也顧以蓬蒿賤蹤猥被　聖明之知
賜曆歳降　恩奬至及賤息雖糜身粉骨豈足以報
荅萬一哉况又衰年戀　主如弱子之戀父母思以
桑榆餘景依日月之末照持茲寸忱少荅　洪造縱
今决歸豈忍便去洛哉方且購屋都下分家衆居之

解官之日歸身輦轂少小發願願盡天下書籍書未半而身已老矣自歎斗祿營生志願全乖及此未耄猶可卒業都下多藏書家幸得稱意借看此事粗了庶幾藉手歸見前修時從僕御之後問起居而攀緒論自附於居邦事賢之義朝廷倘或收錄幸以文字賤技效勞於百執事之末老牛力疲自當告去執事伯仲終必釋負就閒相携爲二疏之返石門疎溪煙樹相望騎牛涉澗徃叩閒扃斗酒隻雞以永終夕陳說平生娛此晚節豈非賤夫之榮而吾鄉之光耶於斯時也拙跡之日踵門當復如徃時縱姑相忘亦且

何傷哉莊生曰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相忘正所以不忘此大中終始志也敢以質於左右不備

大中再拜

答金坯窩書

尺書相應有若冥會靜者尚以爲喜況大中乎拜書之日益覺欣然自幸況其意寄之鄭重字畫之古雅百回披玩神怡心醉屢獲拱璧不知其多殆此意之無厭耶告婚惠札承拜於在南時益荷不外之眷而拜復未達政由轉遞悵歎何已松桂同枝頃爲貴姻賀而拙詩乃已登聘一夢故是有心人也旋聞起居

有愼修養不足制疾病耶豈弟神勞當已勿藥而奉
慮何能少弛喪慽之疚又切憂想而李麻田之不淑
尤用傷念大中入寒以來幸無疾恙里巷朞酒足娛
殘景而才經末子婚尚平身世亦足自慰拙宦婆娑
名利都不嬰懷而感激 恩私未敢言歸老氏二知
之戒早已佩服今又攀盛誡矣情至語篤益切感荷
之私示及進齋易傳易道廣大箋註雖多不過各得
其一端而東人又甘居人趾箋註之外不敢出一步
獨遲翁能恢拓範圍力追古作者成就一部全書力
量固已壯偉而況其假象數而明義理實爲註易之

定論易以道陰陽不虛語也今雖未敢謂其書能盡此義而前人所未發者如乾坤之龍馬噬嗑節之剛柔分並自遲翁發之朱義之所未通者今皆瞭然可通吾東幸有此書雖其說理間涉牽强綴文差欠簡潔而大體不可謂不得也特世未有知之者而大中亦未敢自信故藏之篋笥以俟後世向從丹江閔公語此閔公喜曰子眞尊師者好而不阿然私心欲刪煩取要續成一書而難愼未就遽已衰老今執事靜處窮山可以抱此書而就繹而遠莫之自致執事之所繙玩者不過乾坤二註亦何由盡其奧耶遲翁有

知亦必悵然也至如輔嗣之註易集衆說而成書歷代所宗而程子因之爲傳比諸朱義之宗堯夫亦且踰之豈可以其近於老莊而少之乎且老莊之知易亦非後世曲儒之比也特其虛無弔詭之言掩之爾大抵道學之不明文章之罪也今之文章之衰極矣無怪乎道學之晦也嗟呼老莊誠異端也然安得以彼之文章發吾道之妙乎執事於此亦應與慨也拙文本無足采而過蒙寵詡乃欲貯之高案不才之榮大矣然區區就正之心不能無悵如蒙評教以惠謹當改書以獻仲輿筆經信奇文也如復得高文手書

聯成一卷則希世之寶也幸並因近遞惠投慰此懸企之意書本如已泚筆亦望付還歲將盡矣氷雪連天紙窻燈火懷仰彌深拜書托金井驛遞専歧回音只祝道履增重不備

序

林和靖詩集序

余於宋人詩酷愛和靖非徒爲其詩之妙葢重其人之高潔也然其詩簡而放澹而遠襲陶柳之標格而捨其冗歛韋孟之神韻而削其腴覽其詩亦足以知其人也游宦既倦歸田之思日深每想古之無求於

世者推以及當世之隱遯未嘗不爽然自失而尤致意於和靖故每讀其詩輒爲之三復感歎始於西籍官居手寫一部贈楊江居士金元亮及至仙槎又寫一部朝夕玩誦行當盡和其詩郡之東有湖十里荷花宛似西湖遂自號曰東湖長欲以湖海漫跡竊比古人其亦僭矣然蘇子瞻謫官南海乃有和陶之詩所謂桑榆之師範者蓋不以跡而以心也後之君子如以子瞻之志視我則可矣丁亥季秋下浣昌山成大中士執書于仙槎縣齋

送徐侍郎浩修以副价之燕序

國家文治四百年禮樂明備幾乎周矣今 聖上赫
然御極一初之政比跡堯舜朝著清明百度惟貞而
侍郎徐公首被嚮庸籌司銓衡皆待公而爲政適有
使事于燕 上遂以命公夫以 上倚畀之重公豈
可一日在外而今乃以出疆之役付之是以使事爲
重也公曷爲副 聖上付托之意乎夫吾東固文明
之鄕也始則箕子之八條也中焉孔子之九夷也卒
之朱子沒而吾道東矣今則天下之文物獨在我矣
列聖之生養化囿諸賢之扶植教導之效於是乎至
矣有一於此猶將宗萬國而主一治也況兼之乎盖

天以華夏文明之瑞歸之於吾東聖賢積累之運畀之於吾　君俾盡一王之治代有中華之統也至於皮幣之辱湯文已然今於彼何哉惟盡在已者而已然我國制度多襲羅麗之故衣冠固飾矣而猶未純於華制文章固盛矣而猶未復於古道學術或精於派而疏於源禮儀或綜於細而略於大田制雜乎貊道戎政泥乎戚法以言乎星象則測候未精以言乎聲律則樂器未備此豈非　列聖之未遑而有待於今　王者歟夫集天下之禮樂而折衷之是之謂大成如其可采夷亦進之故孔子問官於郯觀葬於吳

小戎之詩任昧之樂亦陳於周魯之庭況彼中土實三代禮樂之墟也故器遺制猶有可徵書籍則宋明之舊也測候則湯利之餘也若其兵刑田郭之制簡勁易守建酋之所以弁諸夏也取彼之長攻吾之短不害爲自强之術也在吾人博采而慎擇之耳然杞宋之觀孔子猶病其無徵況於夷狄哉顯求則諱隂察則疑是又夷狄之常情也故非學淹而深於幾者難其任也公自在布衣有志於斯而況家庭之學飭其內廓廟之務飭其外先事而幾已定矣是職也捨公而誰哉收拾百王之遺賁飾一治之制庶幾斯行

也卜之　聖上付托之重其在斯乎不然氈毳之拜雨雪之勞行者所啼居者所憂豈足以煩公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謹書以爲别

送冬至書狀官申應教 思運 序

應教申公通籍二十餘年田野之日五之四耳當路者能泥公之進寧能泥公之退哉公亦鏟跡剗名以耕爲祿絶口不言世事親故之躋卿宰者雖以善辭至不顧也古所謂有憂世之志而無憂世之言者於公見之矣今　聖上赫然臨御一初之政振肅朝綱向之沮遏正士貪權榮利自以爲得志者今弃安在

於是朝議擧公爲燕使書狀官盖以往役之義起公也今公無可辭之義况往役乎然君子之於世也不患身之不進而患其道之不伸不患道之不伸而患其志之不立不患志之不立而患其心之不廣不患心之不廣而患其學之不深不患學之不深而患其守之不確我國壤地偏隘風氣粗淺居無百雉之郭行無千里之郊非匏瓜之繫則埳井之觀爾以故科擧之累自損志氣門閥之獘自梏材能朋黨之害自興仇敵軏轍局於門庭戈戟植於堂室輿讓之道同胞之義不講於世久矣苟以科擧進取之志移之學

問則無不精矣門閥較勝之心措之職任則無不能矣朋黨厲爭之氣施之寇敵則無不克矣惜乎其見之小而用之偏也是故爭之於國也分毫不肎相捨及其遇寇敵則一矢不能加而反爲之役矣不亦爲吾國耻乎天佑吾東　聖主作興一變之幾此其時也爲世道憂者可不爲之預講哉盖正俗範世存乎伸道建功成務存乎立志恢治圓物存乎廣心研幾燭理存乎深學任重致遠存乎確守五者得然後方可以輔世然不覩乎大無以廣吾識焉夫惟集天下之觀方可以成天下之事今中國雖淪於戎狄然賢

聖禮樂英雄功業忠臣烈士文章制度之跡猶在也今公之往也覽觀山海之雄放原野之衍豁城郭之峻壯民物之蕃庶而反顧吾邦思振其削弱而拓其偏小則志益立矣履禹跡抵燕京慨然想中朝之文物前人之事業則心益廣矣購求三代之遺書百王之遺制歸而講之朝廷則學益深矣由是而發軔登宰輔而贊訏謨也田畝之心不改焉則守益確矣蒐羅天下之美佐佑一王之治扶張世教展拓時規破淫朋易偏俗舉一世之士驩然一趍於古道則吾東一治之盛次弟可述而君子之道伸矣公職雖卑可

以與此且公之藉手進身者始於此矣捨是道而何以哉然則是行之爲觀亦不爲無助公其勉之至於諮諏原隰檢攝徒御奉使者之常職也以此勉公則淺之知也故余不之言焉

贈軍威使君俞汝成漢炅序

古之輔世治者官不必尊也仲尼之徒從政不過家臣邑宰以國之汙隆係焉東京激揚之風范滂許劭爲之倡而問其職則功曹也臣宰擧於家功曹辟於郡者也然盡其職則足以賛國治而勵世道況朝廷之命吏乎有社稷可以宗主有學校可以教訓有山

澤可以興利有甲兵可以禦難上可以裨國家下可以澤人民高可以敦風俗卑可以阜財用者守宰也苟能盡職不足爲天下則乎然守宰之盡職實未易也仁不足以率民義不足以正民剛不足以折民廉不足以殖民禮不足以導民法不足以馭民訟獄刑政不足以平民縱欲盡職不能也知此道者其惟學道之君子乎蒼厓俞汝成夙以文學顯黼黻謨猷其職也顧乃浮沉下僚出而爲軍威宰軍威又嶺之下邑也一時士大夫無不悵其屈也汝成顧逌然自得也蓋將以所學試之也夫嶺南文獻之鄕也始則退

陶講道於左南溟勵節於右流風善俗爲一國之模
楷及其衰也謙謹之俗降而纖吝峻厲之氣轉而健
武於是訟獄繁而崇教者薄之朋議橫而尚法者仇
之齊魯之餘而蜀繩之宜其俗之日弊也然以余觀
之嶺俗尚可爲也夫其重農而緩仕貴信而畏法習
俗故然先賢設教蓋亦因其俗而振德之爾故今其
弊者猶醇於他邦而困極思治飢渴之爲甚苟有善
於教者不難乎一挈而復之古也且民果自爲俗耶
昔穎川之民一也趙廣漢治之則仇訐韓延壽治之
則禮讓黃霸治之則孝悌漢之季也遂爲賢俊之藪

變偷而醇尚如此其易也况嶺俗乎特患持政教者未有以振作之耳今夫軍威兩嶺之樞而賔旅之所從道也治醇俗美易以四達而汝成爲之風教之興縱非一縣尉所能而倡之則有裕軍威雖小獨不可爲一道倡乎小試而大效吾將於此驗之昔者夫子嘗爲其小矣會計當牛羊遂惟曰盡職而已故官不必尊盡職爲貴夫文章以賁世或失之夸言議以扶世或失之激君子之務實用者捨政事奚以哉然文章不足則其政也俗言議不足則其政也固是又盡職者之所難也非汝成吾誰望耶若其爲政之術汝

成之所學在

古文軌範序

古文之選自昭明始然取適乎時用故體裁未純於古也及茅氏之抄行而古文亡矣夫惟韓柳猶屬之古宋六子直時文之雄也然以其適用故舉世趨之而未有能易其獘者明之盛時盖亦有特起而振之者矣然其所謂復古者反不如六子之適用故風氣一下雖有能者亦莫之能復也況文獘乎然古今文之別不難知也古文簡而啚今文俚而晦古文質而腴今文華而枯古文取材也富今文取材也狹古文

立意也深今文立意也淺故古文似行而實精今文似捷而實冗特古文艱於今文爾然自典謨以來文體盖五變矣周公之制禮孔子之論道馬遷之紀事昌黎之碑誌子瞻之策論上之日月乎羣品下之江河乎百川其爲宗主則一也然世級之降文亦隨之周孔之於典謨猶湯武之於堯舜也韓蘇之於秦漢猶漢唐之於三代也惟我東則不然風氣之闢後於中國檀君之開𢦏纔及堯時箕子之八条乃商周征伐之後今之文明比之中國殆成周之盛也古文之興此其時也顧未有倡之者耳然文章豈待倡而作

哉亦各因其時而振其弊也昔者商之文鬼矣周公峻其辭而振之周之文僿矣孔子毘其辭而導之秦之文刻矣馬遷易之以雅健六朝之文靡矣昌黎矯之以奇崛五季之文萎矣子瞻變之以雄肆今之文膚而冗矣若之何其振之本之六經以正其源參之諸子以達其流取之秦漢以立其氣資之韓蘇以博其用質之程朱以尊其趣夫如是則古今之制通而文章之體備矣顧昭明之選主於簡要故幅尺狹而意味淺茅選又其下者也余故擇其閎深而衍厚者於莊取齊物養生於騷取離騷卜居於漢取治安策

鵬賦伯夷傳諫山陵疏於魏取絶交書名之曰古文軌範以爲古文者倡進於此者惟檀弓考工記乎六經至矣余固不敢論也故德盛者其樂崇質厚者其氣昌道大者其言尊識深者其文奥苟徇於字句之工而自以爲至焉是明文之旨而蹈之也曷足稱哉曷足稱哉

送元子才赴任木川序

宦祿係乎命政事本乎學吾之聞於經者如此而世之游談者乃曰官必扳勢而得不可專委之命政必任法而成不可專出之學是詖也一世奉之尊於前

吾之教彼徇於俗者固不足道也間或有志於道者乃亦枉己而徇之甚矣俗說之易惑也吾誠不自量公排而力斥之然力弱不能自振且無以爲證也世弗吾信固也幸而得元子才子才吾老友也常以特立獨行爲志隱居教授不求人知然得官亦不後於人嘗爲松羅丞到官才六十餘日謫官者來代之子才控一馬返從之泣者傾一驛視其復來彌歲不衰子才非干譽者而民愛之甚如此其爲政可知惜無以盡其用也子才亦自知不見用盡室入砥平山中將以耕牧終持銓者適聞其名舉之爲掌苑郎世皆

頌其公擧而子才不一徃謝其門守職奉公一以古道雖以是見忤於時而不少貶也期仕滿則去而乃今得木川宰以去夫蔭仕而得一宰則世所榮耀而子才乃安坐而得之不過任命也命豈子才之所獨有耶學以從政君子之常也政迂於學豈學之所誤哉而尚法者從而訾之不亦淺之知乎所貴乎君子之學者以其明體而適用也效之小大惟其用之如何耳木川雖小然亦民社之職也顧不足以展所學耶乃若君子之任法者有之持身以法則正馭吏以法則嚴御悍民以法則格故政而不知法亦不足以

謂學是固子才之所優也若其爲治則松羅之成績在丞與宰何異余則特幸吾說之有證而足以自强也於是乎書

爲申武人贈人序

捨業而言君子不謂之知余之業武也而論文可乎然虛心之問不對則慢也請以射對始余之學射也師戒之曰左附右亢前虛後勁視强如柔視遠如邇則幾矣余初甚易之手弓聘鵠近若可拾轉旋之際吾心已怠而耦者先發矣余則矢未及刷弓未及正豐脅前衝瞠眸上睨發矢如擲望的而墜而耦皆啞

然笑矣余亦心忸氣仆四體委靡挽弓則千石重也視鵠則十里遠也然余愈益自强偏謁良師入度出習寒暑不懈飲食起居無非射也如是者數年强者漸柔遠者漸邇屈伸遲速惟彀之從然心之所往目或背之目之所會手或違之得之於河漢而失之於眉睫成之於宿昔而虧之於步武者多矣于是時也吾思之如渴視之若癡敬弦如師愛弓如子振羽解檠惟恐或誤有得於心忻不自制朝而習之不知日之夕也工既足矣面的而立神定意泰笴弧從心正鵠迎拳目之所向手輒應之雖欲不中得乎故工不

足以盡其才力不足以貫其工氣不足以持其力志不足以馭其氣神不足以通其志雖使后羿臨之亦不能爲之師也爲文亦猶是爾才欲其茂學欲其博力欲其勁氣欲其厚志欲其專工欲其熟至其神也師亦不能傳也吾之得之射者盖如是也君子或以爲可取則余之榮也

巢雲小稿序

始吾識禮安李臺公於賀班時方熇暘而繖衛未出也衆皆離次趍凉公獨守班不移衆或笑其固也余獨聳然敬之退與之定交間濶者久而心獨不能忘

及官嶺南謁陶山書院取道清凉遇焉皓髯相對悵然道舊而視其精華內悴不獨以老衰也又似放於酒者殊異乎昔之覩也問其故乃遭二子之慽而其仲甚才也余故慰之曰公不畏曾子之責耶公亦相視無言臨別出一編書曰此吾仲子師儒述也兒八歲入學二十八而夭吾不忍其湮沒也願子惠之一言余固重公之請謹諾而徐閱其編未終卷不覺舌呿而涕隨之也嗟乎天之生才將用之也故杞梓必壽用之需也君生育儒門飲沐家訓肘而金玉峙而鸞鳳進則一世之光退猶一鄉之式天之生君豈偶

然哉於何乎用而遽閼之且也材之生也實難盖其蓄氣也厚儲精也專多或千年少猶數世而後生焉故騏驥之於馬也芝蘭之於卉也尚其生之異也況夫人耶況夫世德之家耶生之之艱而折之易成之遲而毀之促天獨何心哉悲夫君之著述直其步趣之始也然氣昌而識卓心公而辨精觀於其姜立卿哀辭與或人論文書可知惜乎其卒止此材而夭重其慽也公之內悴固宜然君之夭非惟一門之慟也山南人材莫盛於　明　宣之世近則少衰矣然以君觀之材未嘗衰也時之用不用耳方今　聖明御極

治化日盛君師之職畢萃於上四方材髦于于焉日登於朝況鄒魯之士哉振而倡之必在名德之門而君則沒矣豈不重可惜哉余旣悲公之衰而不展用也又悼君之夭而不底用也於是乎書君字尚醇自號巢雲大憲公八代孫也世居禮安之溫溪退陶先生生長閭也距陶山十里而近

羅仲輿杰筆經序

自篆變而隷隷變而楷楷變而草而筆學始盛夫筆學莫盛於晉故筆法亦莫盛於晉二王之法百世因之書之有二王猶孔孟之於儒左馬之於文李杜之

於詩正所謂集大成也我東筆家非不多也惟金生
韓濩爲最然彼直以工力勝非由學而至也學自玉
洞李漵始識者謂漵工力不及濩而學則勝之今之
以書名者并其派也然亦未有訣爾安定羅仲興乃
以其得於心者書之爲經凡四百二十七言體勢之
要字畫之妙毫指之用無不畢具而卒以右軍爲歸
簡而核奥而邃金韓以來未之有也仲興之於筆學
可謂深矣然此特言其法也乃其爲德不止此必也
心志正氣力勁器量偉品格高然後方能率其藝而
可爲法於後世也故古之善書者類多奇偉非常之

士不然書反累之耳曷足稱哉故京卞之書豈不列於米黃而後世無稱焉猶章惇林希之文不傳也故書必待人而傳況其法乎仲輿家世經術父子兄弟弁以文學名世傍及衆藝而仲輿又卓犖奇雋長裁五尺氣敵萬夫文章草隷力追古人於文宗馬遷於詩宗杜甫而書則宗右軍聲氣步趨非規矩所能縶也然立言則平正馴雅書亦蒼雋典厚不專爲傑氣使也覽其書亦足知其人也然仲輿故超悟不羣視一世無當意者嘗北走中原思識其豪傑文獻卒亦無遇乃盡室入茂朱山中友鹿豕以居也不幸遽沒

然光氣奕奕在世間不可掩也余與仲輿交有年然罕與下上言議晩交其長公子晦氏相視莫逆而仲輿則没矣惜哉仲輿固必傳者然假之以年豈止此哉存没之感尚其餘也仲輿雖以書自豪然不甚貴重今幾散漫無餘詩文亦淪落罕傳筆經適在其友人寂寥殘簡豈足以盡仲輿哉然良工苦心不可以無傳故爲之序且書其平生使後之覽者知夫人如仲輿方可以傳此法也

毅旻大師詩集序

内延之山蟠據海上外視之塊然一凡峀也然磅礴

之氣掩映重霄蔵龍虎泄雲雨而有餘信其爲東嶠之鎭也三瀑之奇尚其末也毅旻大師實居之師本清河儒家子也祝髮於斯終老於斯以不去父母之邦也少習内典據獅座而竪蠅拂自其蒼髮時而年今七十餘卓錫峰頂巾屨未嘗下山嶺之緇衲皆宗之内延所以增重也徒弟别主名山如誨寬宇洪者並其高足也師顧喜詩興到輒詠百篇隨手就也然以其樸而出之易修辭者多訾之以吾觀之師之詩誠樸矣然載氣也厚取材也博與夫寒儉而塗飾者逈異而出之之易亦由其所畜者贍也未足爲師訾

也及見其爲人宏碩典厚類古之德僧詩果如其人也吾友元子才甞言師及崔叟天翼可稱嶺左偉人余耳師久矣目之果然恨吾未及見崔叟也夫詩固文章之一技然衆體備焉未可專以藻繪論也語曰繪事後素故質美而後可以論才師之質勝不害爲後素也後之覽其詩者亦足識其人也然師則人足傳者豈待詩乎猶之三瀑不足盡内延美也取其磅礴之氣足矣師其宜爲内延主也然觀古德僧之像類多豐貌偉器而寒瘦者絶少豈龍象之任亦待於質厚者耶觀乎内延可以知師况其詩耶余旣銘崔

叟墓今又序師集亦可謂盡東嶠之秀耶遂書以歸之

送徐學士配修出補孟山序

天下之憂不夷狄則盜賊唐虞之世亦此憂也故舜之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唐虞尚然況後世乎漢莫競於武宣然桴鼓數警三輔關東固無論也明之盛時亦以盜賊爲憂特張角李自成乘其敝爾夫惟內鑠而後外剥至盜賊內也夷狄外也故天下之憂莫大於盜賊而夷狄次之往時吾國之憂在外壬丙之亂猶我戒也然吾嘗觀於倭使無馬島彼則

忘我久矣北固可憂然今幸中國安耳國之有盜賊
如木之有蠹木老則生蠹俗敝則生盜然盜非飢寒
迫之死不輿故有國之憂莫甚於飢歲然盜之始生
一縣尉擒而戮之足矣及其熾也天下爲之敝而不
足治世不憂此耶乃者狂盜發於畿服才十數人也
勦之至用重師盜非劇也治安故弱我也不幸而有
勁寇其何以敵之謀國者不可以世之治而忽之也
明矣關西北路之衝而歲又荐飢　朝家之隱憂夙
矣今之守牧者其能體　宵旰之慮而救之如焚溺
哉不然西之憂外猶迂也然是猶一時憂也古之君

子於夷狄猶不以夷狄賤之况吾民哉元魏之置六鎭以固邊也而仕則擯外之李崇魏蘭根請改鎭爲州通其仕塗而議格不行卒致抜陵之亂魏雖悔之無及也反以妄言責崇有若啓亂者然今之西北猶魏之六鎭也同是王臣而彼獨閼其才耶苟不鄙夷之而通其官皆國之良也金元之捍而有餘何抜陵之憂哉且用之非所養也而欲其殉國可乎憂實在是也徐學士養汝玉署彦也出補孟山宰孟關西之僻縣也養汝之才識豈足試其一二哉然 恩補畀之憂也憂在近者固不敢不力憂在遠者顧可緩之

耶廊廟之憂而乃使養汝先之器足以當之也夫先事而憂國之利也西之無憂其或待養汝耶黙察於外昌言於朝玉署職也識足以知此器足以任此職足以言此所以來藿食者之言也學士無謂我僭也

送北伯李公文源序

關北荐飢　朝家懷保之政備矣然民瘵未及蘇也歲方稔矣而盻盻然猶死亡之憂於是方伯缺　上難其人撤崇宰以遣之尚書李公實膺是簡曩公少試於嶺矣值歲大無行部勞民仁聲首路民忘其飢無何中釁言逺士女塡街涕泣送公仍遮道問逮公

之故緹郎幾不得行後五六年大中以官至嶺省民尚稱公以吾使家思之無異親戚遇其士亦然問其惠政民亦不能言也蓋公以實心涖民而廉以飭躬故政未竟朞而感人之深如此彼規規於政法事爲之末者顧渠能哉今公之北也第以其試於南者治之直易易也　朝家北顧之憂公往則息矣然大中之望於公者不止此夫有國之憂莫甚於文弊財以之竭兵以之弱俗以之敝而適足爲橫論之府游食之藪君子爲政在所必去然治世亦不免此弊俗習使之然也嗟乎今之文弊亦亟矣浮靡之習比於清

談黨伐之爭甚於兵燹是獘不去雖使管葛爲政不能爲之治也況今　明王作興而俗獘不革不滋爲有道耻耶然非質厚而心公者鮮有能離此也甚矣俗之痼也然去之亦非難也以實心行實政則漸摩而痼自解故世之望公殆若石守道之詠魏公惟以其實心故也廉節尚其餘也救是弊者其在公乎幸又試諸北矣北俗尚質而近亦少渝於文公之實政其足變之於期月之內而反其質耶風於南者可績於北而挽世敦俗之政基於此是實公職也若其懲貪也恤隱也平賦也詰戎也幷北路之急而亦按察

者常職爾豈足以勉公哉

賀領樞鄭公存謙致政序

引年致政士大夫之榮也然必其名德俱完進退無歉而後方可稱其榮而非徒致政之爲也領中樞鄭公引年乞休 上念其病而許之宣麻之日 恩禮備隆一時士大夫莫不爲公榮之然榮之成者由其謹之始也始之不謹何以善其成哉大中之獲侍實自公釋褐初矣風持儼然冠冕乎一世而謹約常形於顏色畏威如疾避權如讐祿厚而意逾下位尊而辭益巽以故權凶旁伺而不能害世變迭生而不能

玷及至登三事而摠百僚正色立朝以身範物而傴
僂則加之矣中書六載險夷一節　朝家有事坐而
待曙惟以盡瘁爲期　主眷彌重而公則病矣釋政
家居淡若布素戶帷不見其喜慍隣舍不聞其聲氣
謙抑自持名德逾尊是故年爲公福位爲公華而致
政之爲榮也易之謙亨公實有之宜其光輔　聖王
而進退爲世榮也睹公之初者方可以證其成也不
亦盛乎然名德之光國之瑞也進退之臧士之範也
聖世得公爲重豈獨公之榮哉大中無能役也然竊
幸少小受知覩公終始故謹書之以志　治朝之盛

而爲士大夫勉

送葉西權尚書乞暇還鄉焚黃序

達則兼濟窮則獨善君子之常也然窮亦有兼濟之術河汾之授徒荀陳之淑鄉是已功德之永於世也達者顧後之矣故其後必饜其報曷嘗見德盛而報邈者耶慳於身而篤於後君子不謂之窮也大中㓜少交今尚書權公暨共老白首矣故識公先德甚備古之嘉遯安貧吾於先處士公見之屢空而不憂不見是而無悶教授不擇貴賤敏鹵一以成物爲樂圖書滿架花藥盈庭白屋之冷而春風常棲之有時扶

杖出門人皆以行窩待之鄉有疑事待公而决吾先
子亦家居教授淑鄉之德不孤襄陽炊黍之會特爲
吾鄉盛事百世之下猶將有聞其風而慕之者然先
公則嗇於躬矣乃其積累之發在公公起自田野立
朝二十餘年屈其材猷浮沉下僚困厄亦且隙之及
其受知　聖明歷試中外數年之間超躋八座近世
所未有也然人不以爲驟者不惟公之偉噐雅望足
以致之由其種德之厚而食報也專也於是先公以
上三世並以隱德受贈如式仲春之日公乞暇還鄉
黃誥登燧榮被松檟吾鄉與其榮矣然大中之榮公

也異諸人富貴外物也君子亨之所樂不存焉大中少貽公詩以卿懈長勃繼通爲言盖論公三世也公少之取雋如子安今之致位如長文則吾言果不爽矣然其傳家之學淑鄉之道猶有勗於公也昔之獨善今則可以兼濟窮達豈異操哉傳家者以佐議淑鄉者以善世其爲揚先烈而報 主眷也大矣豈獨公家之幸而吾鄉之光哉夫然後方可以稱榮富貴而榮公則末也然富不忘貧貴不忘賤君子所以全富貴而完名節也以此傳家樂孰甚焉大中與公雲泥判矣然猶且以勗公者自勗徒以先懿故也待公

年至歸老大中亦且歸矣角巾筍輿共返初服畎畝謳歌頌祝　君恩里社冠童招呼如少時復修兩家故事續稱吾鄉之盛是爲公終始之榮而大中與有之矣今於公之返爲之三致意而序之

送李仲雲畫室入洞陰序

始余交仲雲因嘐嘐金先生先生世主丈席愛好人材故游其門者衆而先生㝡愛仲雲文酒水山之娛未嘗不與之俱余則齒相比也交益懽仲雲故多藝篆學冠世旁通音律簫與湛軒琴耦而又有阮千里之達山水樓臺至輒一弄聽者以爲鸞鶴降也然顧

濯磨材學期振其家聲而試於世非欲以藝見也乃窮老無成又喪其賢配挈家入洞陰山中依止松楸將以之而畢命方其將去餞者半都夫士之幼學壯行行其道也老退窮隱行其志也仲雲雖失之於壯今其志則得矣嘐翁而在世亦必為仲雲喜也然吾則不能無慼也古之隱者黻佩負戴惟其世之是視有道之世莫今若也毛髮絲粟之才無不自達於上況仲雲之人地哉乃其孝友和謹篤於人倫求諸古人亦無多也然徒以篆藝名而世之知仲雲者亦不為不多卒使之窮老而隱黻佩之任而負戴也於

世可無慼乎抑吾有私幸者存洞陰余婦鄉也少習
其山水農淵二先生之所甞隱也嘐翁杖屨亦甞屢
至而仲雲今爲之主余亦老而失耦鹿車之返愧負
初約方謀小築於仲雲之隣投老謝官對卜南村之
居則吾之志亦得矣仲雲之先往不亦爲吾幸哉遂
書以贈之

贈興海崔生基大序

少余學易於遲齋金先生先生時爲洞陰令余盖從
之二年縣有古樹一株淸陰滿庭吏退衙閒輒移席
就之畫河圖八卦於地講習竟晷以爲娛及先生解

官歸原州余雖游宦廢學歲嘗一造以致服勤之義余今老白首而先生已千古矣每念洞陰時事未嘗不悵然而悲余官興海郡有崔生基大學於其宗老農叟舉進士農叟既殁君抱舊書入山房靜居熟玩旬一至其家借其同學裒財招匠刋其師之詩而壽之一郡人士謂君材學不及其師而心行則過之從學者常盈室余亦將穉子至郡邀君以焦千之之席君則學易於余如余之於洞陰也古樹開衛宛舊觀也直愧余學荒無足以及君也居數年而余返君復入山房間嘗千里就余臨別涕泣而去夫人之相好

以心而師友道喪久矣豈莫心之前後異耶有求故
也余之終始於遲翁者遲翁無權位可藉而吾所求
者獨學爾君於余亦然而况與海吾國之僻處也四
方之賔客鮮有至者而君乃幸而遇余能無歡耶然
非君之篤於心行不能專也安得以斯道公之世耶
然吾獨有愧於平素也吾少小力學思作一經上規
古人而易則有遲翁之後錄在箋三禮者徒儀文也
義則未之言也吾竊有志於此而未就今焉老無能
也每見少志於學者未嘗不愧且羡也然居僻而聞
寡古人所悲君亦未離此也余之所愧行將屬之誰

耶君嘗求吾文於在郡時謂若可以華君余故諾之而未果及其訪余於京而返也余欲送以文而亦無暇適係直秘省閒逸少事君益可思遂書以寄之

太湖集序

爲文章有道聚材於博而用之欲其約會意於實而施之欲其虛取辭於險而修之欲其夷鍊字於奇而安之欲其馴古之爲文用此道也故醇茂而近道言之而有味行之而逾遠後世則不然約而如博虛而爲實當夷而險宜馴而奇故材儉而意膚辭艱而字匱文之失其道也以此然則大雅之作其終廢於後

耶乃今得之洪太和太和之文章如其人之豈弟也故雅潔婉厚步趣中矩制作之妙片言皆可誦也然其實有不可奪之氣不可屈之辯折之以柔達之以順依乎古而出之新故和鑾鳴而麟鳳峙也然今之文猶古之文也夫惟心公則識明識明則理精理精則辭醇辭醇則文雅故辭理俱長者上也辭拙而理勝者次之理詘而辭工文之末也故辭之至者必文從而字順鈎棘以爲工實其辭之拙者也平言之而不足者豈艱言之而有餘哉知斯道者於今也其惟太和乎𠜂其材用無入而不自得也倡諸今而復之

古不其在太和耶抑余推服於太和者有之吾嘗觀其政於大丘詞訟前集聲妓後擁賓客交於門棊酒列於席而會一路之材俊左觴右詠揚扢文史簿牒叢委而應若無事四方至者無不滿志而返茂弘安石之才之通今復見之乃其文章之優於用亦猶是也惜乎黼黻訏謨之才而老之朱墨鹽米之間也然太和安於素分不以華悴介意視青紫如浮雲也曠識恬性追古人而尚之通才亦其餘也況文章哉余則取其近於道而醇也爲之序

吳士黙蕉園詩稿序

富貴之門而敦學難於貧賤之家何者氣易惰於飽煖志易奪於芬華性易移於尊倨名易夸於頌譽工易縮於矜高具此五易以招其難所以得之者鮮也夫惟貧賤者之為學也譬之師則陷地也種績苦淡不得不止遜志務敏乃其常分得之之多盖由此也故白屋之成材也易朱門之成材也難非材之不及為之牿者多也故為文章於公卿之家殆若異雲之瑞世也詎不希哉近古文章之美無如農巖而乃其敦學於鐘鼎之門為益美也繼而作者月谷公也主第之貴而居若蓬蓽文衡之尊而屈於寒畯故一時

賢豪推以爲主承外氏之文獻爲 聖世之冠冕故今之稱文章修潔之家先數吳氏而士默又以詩名世陶謝之文采乃韋平之光華也然吾之推重士默非爲詩也士默生長華顯被服寒素出不必僕馬居未嘗茵几矜倨之色去之若浼而以其材藻俛而勤學甘與貧賤者比是故年未三十而著述甚富英華彪發氣格橫峙豐玉荒穀惟其所自擇也黼黻需世之任捨士默而疇徃文章之中律豈必待老成哉然士默之所宜勉不止此夫出而朝著推挽名碩者月谷也處而江湖鑄楷文儒者農巖也士大夫有此心

量方可以爲學二祖之進退士默知所處矣賤貴富
貧君子不寘懷也文章尚其餘也遂書其卷而歸之

送李知事序

聖人言南北方之强而東西不與焉陰陽之稱者不
足以言强也其惟水火之濟克乎然南之强也以文
北之强也以武亦各從其性也然以武而文强莫甚
焉今吾於永豐李公知之矣余之習公因元子才公
北人也負笈入京師客子才所忍飢力學達者招之
不往也凶歲兄弟負米以食其家一毫未嘗求諸人
及其决科從仕行止一如索遊時嘗得大靜宰去返

則耕於故畝朝廷以臺閣起之而或來或不來惟其志之必行非北之强而輔以學識然乎哉是之謂武而文也申尚書思運常客之家謂其潔直可矜式人也卒乃年躋耆耋位升卿宰書名耆府推 恩三世壬子之春以肅 命來白鬚紅頰精華郁然見者皆以爲神仙也方其將返適余與北村長少會於孟園公亦不期而至崇樽在席讓公而祭徘徊顧戀竟夕乃去卿宰之典於北自公始也北之精氣蟠欝數百年而發之公耶夫治世類人盛時人之壯也血氣張於四體及其衰也肢末凋而惟心肚之聚也故世治

則爵賞一於遐邇否則遐遺而邇專今公之致身宰列由世之治而爵及遐也全北可以視　聖恩而勵才行豈獨公之榮哉且吾聞之也宋邵子之言曰天下治則氣自北而南亂則自南而北夫何故哉陽生於北而熾於南陰生於南而盛於北而治亂之候隨之今之北氣之南都鄙具見其兆而公之顯揚乃在此時詎不滋爲治世祥哉南北方之强又不足論也遂書以送其返且以勉全北之士

感恩詩叙

臣大中猥被　洪造待罪外邑乃於本月初五日昧

奕伏承內閣奉　聖諭命臣條陳古今文體之孰是孰非仍　命製進感　恩文若詩臣以螻蟻之賤螢爝之微倖遭　聖明曲荷　恩覆濫厠詞學之列連蒙曠絶之　寵惶隕震越不知所對第伏念文章之在人如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山川草木並其自然之文也然人文則有大焉道德經術其基也禮樂政刑其資也布帛菽粟其體也黼黻笙鏞其華也世道於是乎觀時運於是乎徵文章之於人不亦重且尊哉天地之文亦藉此而顯況其下此者耶然文體與時運上下典謨以後盖五變矣周公之詩禮孔子

之易春秋辭簡則義嚴文宏則理悶三代之文章於斯備矣然文體則有前後聖之別降而馬遷之雄剛易衰周之僿昌黎之渾厚起六朝之萎而五季之悴則歐蘇又力振之矣然文而爲學華而爲實義則未之醇也於是乎朱夫子作焉以韓蘇之文章述周程之性理是惟羣儒之集成而文章之門路亦正夫庸學之序猶用韓蘇之文軌而韓蘇則不能作也孔後文章頗有此爾至如陳亮陸游之述作弁歐蘇之餘緒而元之虞集元好問亦其選也　皇明劉基宋濂應運而作方孝孺辭遜於昌黎而學則逾之王守仁

學術雖枉而文則眉山之流亞也外是而興者如唐順之歸有光猶陳陸之踵韓蘇也文章正脉具在是矣反是而爲文非邪則妄君子不謂之文也且惟文章未有不學而能者故管商楊墨之徒亦各有其學也明之王李則不然蔑學而爲文誇多而爲工致力於字句之末而體裁則未也猶自以爲凌古人而上之何異於夜郎之自大也至於徐袁鍾譚尤其劣者也亢末之氣噍殺之音適足爲汨夏之祟而莫之救也曾謂曲慧小知亦足禍天下耶若夫稗官小說盛於元世而其實則莊列之誕開其源瞿曇之幻揚其

波眉山之妙悟亦不無濫觴而明末尖巧之才并褰裳而趨之以才誤身以身誤世惜乎時無孔朱不得麾而返之正也詩又文之精華也故六經之中詩辭冣美文謂之文詩謂之章詩文不備未可謂之文章也夫惟三百篇尚矣屈騷漢詩可稱絕響而楚兵一冠諸侯漢之重興者再有是哉詩道之關治運也相如之賦子長之文亦其特氣之昌也漢之至今存也豈獨三章之效哉唐之李杜猶是大雅之餘而唐運之盛亦其時也故文則西京詩則盛唐猶晉帖之二王而操觚者悉宗之也宋之故實明之聲響迭爲長

世之資而正始希音去已邈矣况其下劣之魔耶王李徐袁殆亦恥與之伍矣大抵論古人之醇疵則今人之是非不難知也獨文體乎哉猶日之舒促而世之衰旺判焉故文章偏言之則一技也大而言之則包六合而有餘非學足以通其奥氣足以率其巧辯足以發其華力足以制其變則不能也故襲而取之者夸以爲能模而索之者淺以爲工假而專之者眩以爲巧是皆未得乎道而自逞其才者也文體之乖盖由此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文章莫盛於六經而左國班馬

尚其支裔況其他耶苟能驅一世之士盡趍之於六經則文風自正世道自醇而三代不難復也啁啾之音直見晛之雪也不待正而自正顧何有於辭闢哉然風氣不轉則文體未易變也變之惟在導率之耳不有風草之偃耶且夫物極則反理之常也今之文弊極矣理固當一變變通存乎時旋斡存乎幾神明存乎人時當乎幾聖作乎時而不能變者未之有也天佑吾東 聖人作焉乃文乃武乃聖乃神窮天人之奧盡君師之職箕聖建極之治今復見之孔孟程朱日夕顒望而不得者臣等得之矣禮樂制度之一

變今其時則可也文體固其餘也臣忝叨外閣前後九年每於校讎之時恭瞻　雲漢之編天章灝噩動合典謨後聖及經之幾實待吾　君而　絲綸之降衣被庶物姬文既作凡民亦興丕變之治直易易也臣私心攢祝倍蓰乎泉只願須臾無死親見至治之偏隆而正始之風洋溢乎世也乃今文體之詭至及賤臣臣知識鹵下文辭拙澁豈堪仰對其萬一哉徒以所聞見於平素者知古文之所常法者有三六經爲宗正史爲翼諸子之粹者爲夾輔而尺度繩墨之外斷無他路也知古文之所常禁者亦有三一稗史

也一語錄也一俚諧也三者不去古文不可復也文
體寧淡無膩寧疏無迫寧朴無媚寧過於夷無過於
險區區素學實志乎此而駑才淺工未能得其一二
也況又獨行無依前軌乏證臣亦未敢自信以故童
而習之白紛若而徑轍尚昧昧也何幸伏遇萬世一
時不再逢之 晠會權衡高揭軌範自正太陽赫臨
萬品咸覩如臣一物之賤亦在陶甄之中乃者文字
對策詞義淺短詎足齒於應製諸臣而 華袞恩奬
偏侈微躬至承雅馴之 褒瓦釜玷黃鐘之懸僬僥
負太山之任非分之榮寔臣之災惟恐滅亡無日祗

辱聖眷繼之獻賦之榮超秩之寵大庭拜箋内閣設餞俱是格外隆私恩渥浹髓夢寐猶悸從古文藝之臣受知君上者何限而得一言之褒便作終身之榮臣則以蟲篆末技獲蒙不世之知叨荷寵獎不止三再況於聖明之朝而丕變之時哉且以匹夫之知照於人也猶或有殺身以爲報者况於至尊哉况臣之賤者哉葵藿之忱在遠逾傾隕結之願抵死彌篤銘心鐫骨俯仰怵惕今此鄭重之諭遠及荒陬尤非賤臣所敢當者而重違勤命敢具條對文章甲乙豈合妄評昧死上陳恭俟睿裁伏地

屏營感涙交瀉謹百拜稽首而獻文係之以詩詩曰
聖人開萬物熙運勑羣工丕闡文明化光迴正始風
箕邦敷極再奎閣聚星同師道今歸 上天心夙佑
東禹文徵寶篆堯武覲神弓倬彼昭回象猗歟鑄範
功餘光分草莽徵物囿帡幪供奉金門邇馨香玉府
通幾年叅校對長日沐昭融敢擬傳經向叨追獻賦
雄問途憐老馬知候愧微蟲幸賴 生成徧欣沾雨
露公袞褒兼日煥 天批降雲紅馴雅寧臣技升掄
獨 聖衷拜箋 螭陛肅超秩虎符崇 寵餞聯仙
列 恩諮及塞中有天滋 異眷無地寘微躬報德

桑溟淺分憂肅野窮獨馳千里夢長繞 萬年宮敬
效傾葵悃陳詩報 上穹

青城集卷之五

靑城集目録卷之六

序

記

青城集目錄卷之六

青城集卷之六

昌山成大中士執 著

序

俞汝成蒼崖稿序

正以爲奇朴以爲巧淡以爲甘文章之至者也理順則辭雅義精則文簡虞夏之文不過是也然修辭之妙後之所謂巧者不敢望也文法固如是也不然何以立言而行遠哉然說者謂三代無文章兩漢無文法是猶上德之不德而燕越之無寺削也下此一等其猶兵家之勢險節短者乎然猶之以法勝也統之

則在氣氣不足以濟辭則辭雖巧不昌故左氏之奧妙南華之玄悟離騷之幽眇豈非文之聖者而氣則遜於馬遷故彼猶爲衰世之音而漢之文章特爲千古之宗也氣薄而悟解見昌黎文至巧也然巧不外見由氣盛也東坡則見焉所以不及韓也東坡尚然況其下之者耶故求文之備者錮範五之氣格三之慧悟二之方可稱十全之文今之知此道者鮮矣蒼厓俞公汝成今世之鉅匠也 文理勝於辭法勝於巧未嘗以慧悟自命而工妙則自足也乃其氣格則殆欲跨古人而上之錮範固無論也公雅喜吾文謂

可與同調而詩則健於我矣余亦樂從之遊皓首相勗惟此道也鈎棘以眩世側巧以媚世公與余所同耻也匪惟耻之亦未能也然文章所以需世也故世運於是乎觀方今 聖上盡君師之職導一世之文一歸之於正思聞治世之希音日月之照被及幽蔀如余蓬累之賤亦蒙雅馴之 褒而公獨未之及也時命之詘信可惜也然得之天者優公則守其正而已遂書之爲蒼厓稿序

送北評事嚴伯英耆序

三代之學六藝而已然射之爲用乃居禮樂之右擇

侯於正徵耦於德用之鄉朝則和用之軍旅則猛君子之學孰大於是故丈夫之生也陳之弓矢祝以四方之志然仲尼之徒三千通六藝者甫七十有二人射之乏也可知全材之難如此夫其俎豆之務繩尺之趍而射之蹈厲比於卒伍戰陣無勇謂之非孝矍圃之射揚觶以教而禮樂之政寓焉三代之强實以此也及夫學專於儒儒專於文而射獨鶡冠者職焉於是武力賤學術偏士大夫以挽彊爲耻而中國弱夷狄乘其敝嗟乎今之學猶古之學也射獨異於三代何哉然風俗之一變必待在上者倡之況復古之

政哉天佑吾東　聖人作焉文武弛張動合三代而射亦孔聖之後初觀也君師之職於是乎備三代務實之政令可以盡復而嚴學士伯英乃以射選伯英少小力學早登科第旁通射藝屢侍　上射拾雋增秩錫以　御射弧矢同列莫敢望也乃今出自經幄北爲評事載　賜弧而赴夫莫柔於吾東而北則强焉大弓之爲夷吾固不能諱也況挹婁之北哉故勾驪用以敵隋唐完顏用以幷遼宋今則反爲之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實爲之敝也文治豈不美哉然敝則弱焉昇平旣久武萎文勝北殆甚焉昔之以弓馬爭

長者今皆垂睇緩步而耻言武萬有一國有外警將何以待之故勵鏃繕弧當自北路始而伯英爲之政韜鈐之幕左經右史固學士職也然戎事在所急也所貴乎文以其通古今而識時務也宣揚 王烈倡起邊武伯英職也全材今可以試矣臂弓腰矢拔鞢韐而跨騂騮馳獵鞢韝之墟而暇則招列校而耦射使邊障之人知 朝家之尚武而覩學士之嫺於射也從而效者變其慄望而慴者戢其梗北俗可以復强邊憂可以預折豈非邦國之壯而弧矢之重耶
聖主錫弓之眷酬而評事之職得也伯英勉乎哉余

之文弱無能乎藝而今又老矣縱欲爲卒伍倡得乎四方之事愧伯英多矣聊爲之言以祝其行

太學士徐公有臣六十一壽序

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斯道也在易則謙也夫易之六十四卦惟謙最吉而乃其彖傳備敘天地神人之盈歉而卒之曰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以自卑尊人爲德而反乃尊而不可踰謙之莫之尚也如是夫故知者知此亦足以强勉爲謙也況仁者耶正考父性此者也故三命之加而行益恭僂之不足而至於傴傴

之不足而至於俯俯之不足而至於走卑下之亦已甚矣然人莫之敢侮而三命自歸之也尊光孰甚焉不幸而去國則聖人與其後故德莫善於謙福莫厚於謙利莫裕於謙而從古傴僂者絕少何哉大中觀於世久矣惟文清徐公以斯道終始孝友清白文學政事衆德備於其躬而常視若不足者謙德爲之先也是故作相三世國無疵論生榮歿哀進退俱尊而世道與之升降夫三世作相與將家三世等耳然名德彌光而不罹於咎惟漢之楊氏及公家也非盛德之積累然乎哉然楊氏猶以德祖貽累公家則世紹

其美子孫代爲國楨今文衡公寔其肖者也方其未
第也朝野競冀其升庸及其登第也輿儓亦爲之欣
聳公之望實固足以致此然亦文清公之故也然屈
伸盈虧理之常也公家豈獨無此故文清公亦嘗有
耽羅之謫而公則直道忤時幾陷不測賴 上聖明
得無事然擯斥流放餘十數年若窮人之無歸擧世
悲之不啻於文清公之謫也一朝 上察其誣幷其
同罹者而釋之公之胤子又復克肖亦旣登第而入
內閣 上又增公秩而用之授以文衡文衡清閥之
冠冕而亦公世職也故三世以文受諡卽宰輔無論

也於是中外歡抃復如文清公之登庸也使公一展
而無少蹇於世淸峻不過是也履盈之懼則加之小
屈而大伸非公福耶況直道之不常屈盛德之必復
典足爲世道徵也豈獨公家之幸哉維歲乙卯公之
周甲而公家饘粥之冷亦屢世也 上特畀內閣公
以寧邊府俾以腴厨享及公弧辰 賜以米肉內閣
公爰聚一府耆老設宴以侈之 君餘及其部民盛
矣哉三世傴僂之德於公乎食矣苟以斯道終始宰
輔文衡縱復奕世人豈有疵之哉然名德在人遭遇
在時壽考在天人與時猶可冀也天則可必乎然未

有德而不壽者是亦可必也箕範之錫幽雅之祝惟德可以當之故既醉之具五福猶謙之集衆吉而詩則以君子萬年始之易則以君子有終終之君子之始即君子之終也今公之周甲直其始壽也其惟盛德之餘而所自飭者備歟大中少獲侍於文清公覲德也深而老復從公兩世覲其繼述之美今者之祝匪惟爲壽傴僂之蔭謙益之光弁爲公頌歎而兼叙其屈伸榮悴之義爲直道之幸而仍自幸生老一聖世獲覲名德之特遭滋爲世道光也遂樂爲之書若夫德壽之交升乃公所自就而將不一再書也大中

雖老請執筆以俟

送江界舊伯申子壽還朝序

大中少遊京師始交一蟬李公梧月申公弁先子所命交也李公亦自湖外至長我五歲而言議風持已足長人申公則長一歲爾然生長京華材器蚤成非余疎野所敢伍也然二公徒以先子之故不鄙棄余佔畢鉛槧喜與共之余謬先登第二公顧浮沉蔭調晚乃借闡榮耀及於交舊黼黻銓衡卽其家計而況又世値明揚俊髦競升如余蓬累之賤亦厠於百執事之列況二公之材地耶展布登庸謂必先於衆矣

乃反挫抑屛逐殆不遺力賴　上聖明得無事然權
凶敗仆而公之擯斥猶夫昔也知公者無不爲之永
歎況大中哉然二公安時任命處困如亨幾微不色
見焉古君子之處窮不過是也余於是益幸托好之
不失親而知先子之命交有以也卒之世道隆而公
議勝李公復踐宿趼旋以一疏結　聖知一再轉而
躋選曹公則歷試外邑南入海東過嶺而西則江州
爲蘇殘而　授也余亦猥承　特眷北出西移及至
渭城則江渭隣也皓首朱綬飛盞遞筒如元白之杭
浙而李公之訃遽至嗟夫升沉存沒一過景也獨後

死者悲耳然幽明足以相慰者存士之出身立朝得君上一言之奬足矣況　聖主之褒哉夫李公之疏得鳳鳴朝陽之　褒公之襄陽得良二千石之　褒不才之受　知直文字末技也亦蒙雅馴之　褒華衮之　奬炳若日月生足以憑恃死足以覆庇同研三人幸并得此是不足以相慰耶榮祿固其餘也然世之知公者猶惜其枉用也詞學之具而政事之用非素期於公也然政事豈君子之所後哉一部論語强半問政文學言議乃其後也故文章以賁世或失之夸言議以扶世或失之激輔世其惟政事乎然則

公非枉用治世正須此也且也江州之凋弊甚矣蔘役重而民力竭廢郡之採權歸闌胡墨守之括毒徧疲黎舊則賦蔘之日至有掛頸於堞流離四散一邑荒廢比者　朝家之蠲減幾半擇守亦屢而瘡痍猶未蘇也以柔則惕以嚴則逋邊俗皆然而江爲甚焉是以難其治也公雅以恬靖自持其爲政如治其家老益綜密律以廉謹實績入民乂而益信去者來居者安而蔘貢亦不失期不假威猛事集政成瓜既滿矣以賑而留牛車遍饋曲察民隱瘼發於指而不自恤惟恐負　九重之托也幸余隣比習見其治間亦

三再會矣未嘗不感古欣今傷報效之無日而公之歸先矣山陰之餞擁路而集反面 觚稜公可無愧而余之溺職愧公多矣安足以贈公之行第書所睹聞以志從遊之幸抑又聞李公之將沒顧其胤曰所貴乎朋友以相知心知我者惟申戌二友也斯語也足以淚千古也存者宜益相勉友誼之敦不足爲世教助耶是又可書也已

送松都留守趙公序

大中少以文事從濟菴趙公於通信之役因之覯公三世公家之榮悴憂樂備覩之矣然乘除得失理之

常者而直道之屈天定則伸大中雖駕下亦嘗聞易於君子而閱世也多故榮悴之時未嘗從衆而欣戚也然乘除得失之交惟謙爲之柄是則公之胤子侍郎公能之故危而能扶困而能亨屈而能伸卒之覆盆回照而門庭復如故也昔之爲公憂者今則爲之抃也然大中之憂公也於今乎始何哉夫君子窮則行其志達則行其道徒達如不達也故君子憂之昔公之處約也江湖其居簡策其務闇然自修惟志而已今則出而居留入而廊廟世道之憂始集於躬江湖簡策之娛反居其後朝廷則得而於公未爲得也

況夫懷　主恩而恐莫報念先烈而恫未紹孜孜一心朝厲夕惕非公之終身憂耶且也君子之建功立事不專在謙也臨大節則義形於色御三軍則威克厥愛發揚蹈厲所以趨事剛毅儼恪所以馭世是豈謙抑而止哉故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上六曰用行師征邑國謙德之成終也反乃如此特謹畏徹乎終始耳故昔之一於謙者今則百其憂也公之自憂豈待吾言之卒耶然知憂而不知樂猶知除而不知乘也亦非君子之常也達而行道非公樂耶故盈虧損益自相爲乘除其惟安時處順而已苐公無忘處約

時也公深於易者必知所以自處也至於故都之居
留其爲任也雖重一有司足矣敝極則改瘵極則已
亦其常理郡邑尚然况故都耶是則不足爲公憂也
特書其乘除損益之政爲公終始之勉

送朴在先赴任永平序

貞蕤朴在先遭遇　聖世以文藝用檢書内閣十數
年　恩寵冠於諸僚顧在先直性任眞於世寡合
上獨憐其才進秩賙貧今又授永平令永山水縣也
地淸而政閒得之者榮在先則直以其才致之在先
實振世奇才也詞翰之妙用諸中國而有裕况吾東

哉一宰不足多也其入燕都者三盡與其英豪交結
名聲照爛一時或竊模其書法以售重貨方其再入
與柳惠甫俱惠甫亦檢書也禮部尚書紀昀悅二君
名譽訪之至館適二君俱出留刺而去又和安南使
詩夕送而朝已播其見重於中國如此可不謂之華
國耶然吾東愛才者實鮮不有　聖君之知在先何
以致此然吾之爲在先憂者亦在此華名媒謗　異
眷招忌放言多尤直行易蹶此非在先憂耶居寵若
驚視財若浼畏法如疾避名如仇方可以弭此憂也
斯道也可以終身行之況一邑宰耶然邑宰亦未易

言也其任之重不減於宰相宰相論道經邦細務不
之嬰也邑宰則細大畢萃民社甲兵訟獄財賦幷國
之大政而况其觀瞻之眂履屐之微未可頃刻忽也
必也容止嚬笑動爲民則酸醎緩急曲副時用乃可
以稱其職也政豈可任眞而止而才亦可專用耶察
隱詢瘵恒若不足庶幾乎其萬一之報也在先勉乎
哉京山李仲雲近歸隱邑南待在先政成邑暇吾亦
一驢相訪於金水玉屛之間招邀京山篆隸詞律各
展其妙于斯時也乃可以任在先之眞盡在先之才
而孰持之哉况又　寵靈所被湖山增輝沐浴枕藉

莫非吾輩榮也余雖老尚能從在先之後遂書以爲
贈

海槎日記序

英宗癸未濟谷趙公奉使入日本大中實從焉在途
十有三朔竊覸公動止有常威儀有則出入折旋步
履中矩正冠就位衆瞻俱聳款接賓佐間以諧謔而
號令之發肅無一譁踈曬弁察賙犒必均事無巨細
未嘗委人而自便此盖公之雅規而若其見於行事
者船行專務持重縱遇順風未嘗遽發當涉壹歧時
蹛四百八十里才三時耳比至中洋鷁腰折船危爭

一髮公負國書出舵尾督衆救船辭色不改常度舟中賴以無恐卒以副鵾濟而橫湍激送若有神助忽虹峙於前煇光四爍翼帆而趨時則虹藏節也倭人亦莫不異之津和之夜公船先至公坐柁樓以待諸船之至至則遍問其安否而後下所至夜則皆然返至大坂明將下船而崔天宗死於盜馬倭之爲也而佯若不知抵請發行盖行事主馬倭也自有南使以來始有此變公集衆而詢衆議不一而適大中之言合於公意公乃正色厲衆曰余意已定若等毋動遂留大坂不去馬倭亦不敢匿盜二十六日而獄具莅

斬乃返天宗方斂公解衣而襚臨祭哭之甚哀一行皆感激流涕然行中多懾一夜數驚風吹屏倒亦以爲刺客至公靜鎭若無事衆亦帖定如是而事有不辦者乎是皆將三軍之法而公則用諸使也苟在壬丁之時秉軸者皆如公也國耻有不湔耶且公之茂績多在於南其按嶺閫也利民之法甚多而漕政爲最始嶺稅漕用京船臭載數而乾沒半之稅則反徵於民嶺沿爲之凋瘵公習知其弊乃設三漕倉於水邊製船用戰艦之制選卒豐餼約束甚嚴行之四十餘年漕弊遂革此固國家萬世之利而在公家種德

亦厚豈獨嶺民之幸哉然京船愠其失利今乃胥興浮言必欲罷嶺漕而濟其私賴公胤子尚書公時判度支奸民之計不售夫以舉國之利全嶺之惠而豈容奸刁輩壞之哉良法之可以正議之必伸於此亦可徵也公在海行手編日記四卷貯在篋笥尚書公屬大中以序大中少以文事事公備見其屈伸欣戚而今亦老白首矣每懷疇曩未嘗不憯然而悲況又知遇之榮老益不敢忘也謹書所覩記以復尚書之託而仍及嶺漕事以公之績於南者不獨海槎之勞而恫厥施之不博也嗚呼欷矣

送燕巖之官襄陽序

燕巖朴公美仲湖海奇偉士也其文卓詭瑰妙別闢門徑逈世所未有也嘗策一騎從其從兄錦城都尉入燕赴熱河夜出古北口亦前人所未有也返而草熱河記盛行於世遂入 聖君之覽受知亦蔭官所未有也然公本不欲以文見者也盖嘗淬勵才具通知事務欲以經濟需世而坐不得一第竟莫之試也乃全家入燕巖山中躬耕婦織若將終世而文則適其游戲之資也熱河之記即其一也老而從仕非所樂也而側身周行亦足游戲所至皆山水郡也朱墨

之暇跌宕自娛而今又以襄陽都護徃我東山水之勝無如嶺東而襄又嶺東之最也少余嘗屢至焉雪岳之峻拔殆居楓山之右而天吼石峰天下無是對也東則滄海洛山臨之軒豁宏麗杳無端倪海山之觀止矣南則鏡浦北則楓山而三日永郎仙遊諸湖又點綴於其間海上無神仙則已有則不集於是而於何哉今公之徃也湖海之氣可以盡攄而游目憑懷又在海山之外不亦快哉獨恨余老不得從之遊也記余直秘省時名勝選日來集風流文彩照暎當世古雅則羅子晦篆籀則李仲雲通才則洪太和博

洽則李懋官詞律則朴在先而文則推公是皆一代之選而飫沐　恩造者也以故秘省雅集之盛可備聖世故事而幸吾之濫與也數十年之間盛衰存沒之感相乘而今遽抱泣弓之恤八域臣庶均是如喪之痛況又受　恩罔極如我輩者耶俛仰今昔漠無所依於公之行也乃書此而送之以志余悲嗟乎湖海之濵可復有相視而笑者耶

送洪太和李汝亮遊關東山水序

關東山海之觀天下無與對也而楓嶽最有名然楓嶽實山之病也比諸木則瘿也夫山之爲德重厚高

大功利之及於物者博楓嶽則瑰奇之觀直造化之逞巧也尚安所利物哉石之嶄巖鳥獸亦或不能跡况人哉以故居是山者獨僧寮也苟無僧寮觀者亦安能至哉信其爲佛國也故靈明之氣足以孕育英傑而未之聞也殆其鍾於禪佛猶楚南之多石也吾故論我國名山以白頭比老聃雪岳比伯夷而金剛則比釋迦近於尼聖者其惟智異乎踰佛國而東則海也九郡之觀挾海而益奇山則天吼頭陀窟則金襴聖畓湖則三日鏡浦而侍中仙遊青草香鑑二湖點綴於其間亭則叢石四仙海山湖海濤越松樓則竹

西寺則洛山花之海棠樹之冬青益侈其觀盖神仙之餘也美門安期之徒尚庶幾遇之關東内外之觀非佛則仙也不亦奇哉然君子山水之觀異於是孔聖嘗亦登泰山觀大水矣天地之大也風雲之變也日月之照也河海之潤也峰巒之崒也波濤之壯也皆足爲道體之證而詭奇之觀不與也降而至温公遊山記亦仁者之樂也若其山遊之探奇自康樂始亦崇佛以後事也雕鎪雲月吐納煙霞謂之選勝則可也豈足爲君子之觀哉太湖洪太和玉流李汝亮今爲關東之遊始自洞陰入山而東遵海而南天下

之美盡在是矣其崒然而高者可以壯心目浩然而豁者可以爽襟懷也奇變瑰妙之觀尚其餘也況仙佛之詭哉余老矣愧無以相其行乃以君子之觀臚之其所得於身心者將待其返而覩之

李士龍傳後叙

李義士士龍錦州之烈前古莫之與比名賢之表章無遺辭矣及 聖上褒贈降而事益炳烺從此吾東永有辭於天下後世不亦偉哉然當其時捨生殉義者不獨一士龍也特名姓不傳耳天徼子李必行之記曰崇禎戊寅淸徵兵於我我不得已送兵淸以爲

先鋒知禮居昌等兵去丸放礮爲清所覺幷見殺必行作詩三章哀之趙慶男山西日記曰戊寅秋七月柳琳爲平安兵使領兩西軍五千入瀋陽八月到鴨江軍潰或投江死琳只與出身數千留灣府啓曰軍兵斷無入去之理臣亦欲死於吾地柳琳行狀曰辛巳清復徵兵必欲得琳爲將琳至虜陣托病不起與漢人戰密令射礮者去丸鏃清人始未覺事露只戮一卒而不責琳李士龍墓碑曰死以辛巳四月十日士龍之死實在琳行所謂一卒蓋士龍也然其死已決於軍發時非待琳而去丸者也然前乎士龍而去

九者嶺南軍也投江死者兩西軍也其義皆士龍比
也而卒無傳豈其明白死不及士龍而抑又有幸不
幸者存耶垓下二十八騎武勇并項籍亞也睢陽三
十六人忠烈并南雷類也杜門七十二家節義并圃
牧徒也竟堙沒不傳其與此曹何異文獻之無徵宜
其爲聖人戚也然彼豈有意於立名哉臨難盡其義
而已傳不傳固不足論也然烈士惜名甚於其身名
立則身雖滅無悔也張中丞臨死語其徒曰吾與若
等身亡命盡之日卽志畢功成之秋惜哉我則名存
而若等名沒耳由此觀之中丞亦殉名也名沒者不

亦傷哉黃道周之殉節也從死者七人同載而出弁無人色道周顧笑曰怖乎少恐即千秋矣然今獨道周傳耳七人者安在其千秋也彼皆表表可傳者也猶尚如此況卒伍哉然卒伍之殉義實賢於學士大夫夫名節固士大夫之常職也若被堅執銳惟敵是求者顧何與於此而樂就之如彼耶常時賤視甚於僕隷而乃其尊王大義專付其手不亦爲士夫耻耶故錦州之烈林忠愍殆居其後況他人耶然傳者獨一士龍也豈不可惜哉然吾因是而益知吾東禮義之盛　大明恩澤之深也盖自箕聖以來吾東之禮

義爲天下重至以小中華稱之　萬曆再造之恩將百世不可忘况壬辰之於辛巳才五十年耶耳目與能習俗成性雖卒伍之微亦知名義之重而蹈之若常分也古則惟唐衛士可與比也嗟乎一士龍耳猶足倡大義而光吾東况多乎哉今　上癸丑命贈士龍官旌其閭官其後孫丙辰　賜士龍祠額曰忠節仍　賜之祭於是義士之闡發無餘憾而名沒不傳者益可悲也余故博攷而備書之係於義士傳之後且幸義士之不孤而吾邦之增重也

記

點易軒記

遲齋先生築舍於原州江上而註易于其中宿雲柳休文名之曰點易軒盖取唐詩滴露研朱點周易之意也名者志其實也其似之矣然先生之點易異於是夫易之本生於圖而易主畫圖主點故伏羲之作易也因點而成畫一六爲水土二七爲火山三八四九爲金木之生成四以成德參兩以依數經之爲八別之爲六十四圖以通其用卦以立其體而易道成矣是故仲尼贊易極言圖及大衍之數使夫學者因此以求易然微言永絕大義遂舛後之學易者皆知

易之本在圖而鮮究其所以然故論方體則序次莫
分辨時義則生成靡定終至於象數爻辰理氣相悖
以之論易信乎其無所得也始先生之學易也求之
傳而不得求之義而不得求之卦求之爻而皆不得
焉於是力探其本求之於圖反復錯綜抉摘參互當
其點者紙爲皆穿如是者累年盡得其要四方以正
四隅以變五十有五點各當其位而文王之卦說卦
之傳盡在是矣然後反求之彖象蓋渙然氷釋怡然
理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是作河圖解以窮其
原撰彖象易以極其數述劉義以盡其文理以數明

義由象顯於天觀日月星辰四時晝夜之變於地察河海山川草木鳥獸之文於人究二帝三王周孔之學於經推春秋禮樂詩書之義易之用於是至矣而圖又易之本也故非圖無以知易然則先生之點易乃所以得其本也中之而太極列之而五行行之而蓍策綿之而洛書森羅萬象酬酢百變大哉點易之爲用也雖謂之先生獨得之妙可也至如操弄朱墨檢閱章句供一時佔畢之資者詩人所謂點易而非先生之所爲道也故爲之記使覽者因其名而考其實見其同而別其異焉

五知菴小集記

屛山金公元亮年四十餘謝科宦盡室入楊根江上隱焉然猶以爲人境也搆草舍於巖阿而居之名曰五知菴盖取伯玉之知也其上爲明寂佛舍募比丘居之比丘念佛公誦陶詩菜食蒲薦一與之共淸苦之志老而彌堅丙戌中春求騶上祀官謁金遲齋于原州歸而卽焉公適以病返故居見余欣然與俱至菴穿林而巡絶磵而矼境甚幽絶菴之左有小樓名曰白雲其下小池植蓮明寂菴尤高敞宜遠眺龍門之秀萃焉其東麓巨石冠之可坐十餘人是爲爛柯

之臺金坯窩季潤出宰時嘗月至菴中菴中寘老子叅同契靖節全集朱子綱目奇書異畫皆具軒牖几席筆硯無不會意比丘亦老實可喜座間有談馴鶴法曰飼之以飯自不能去不必剪其翮也余方飯指之而歎曰吾之不能去正坐此耳公莞爾而笑書之爲五知菴小集記

海雲樓記

海之有雲猶官之有丞也日月吐納而光輝生風雨震盪而變化見是四物者皆於海有用而雲則無所與也然無雲則海之詭異眩耀之觀淺而日月之出

風雨之變無爲之先導者雲之爲用大矣哉丞之於
官亦然外無民社之責內無妻孥之養寄寓乎君牧
之間强而謂之官耳然有丞而後國之命令通而民
社之職不廢故孔子以德之流行比之丞之爲官顧
不重耶李君徽之夙以明經舉歷試京職蔚有名譽
出乃爲祥雲丞祥雲東海之薄郵也君旣至詢事按
籍喜曰是亦足以爲政矣乃起廢振乏專意脩舉治
效日新民譽胥興而舊時館門偪隘不稱官府之居
君乃拓其制而樓之暇則與賓客之賢者宴遊而名
之曰海雲樓盖取其遠景也余惟東海之大而雲生

乎中直一點之微耳及其行也籠盖日月鼓起風雨彌六合而有餘而東海不足大也故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今君之於世何異於點雲之在海哉然盡子之才以治一郵則一郵受其惠進諸州縣則州縣受其惠官雖卑可以敵尊治雖小可以喩大後雖有進於此者此實爲之兆也然則非丞之猶雲獨子之丞猶之也夫用於不用乃爲妙用而卷舒行藏一於無心則用不用不足言也是又君子之取諸雲也子其勉之

考槃齋記

詩三百隱者之詩有四招隱之詩有二而衛得其四焉夫以蕞爾之衛君子之隱者若是其衆則國教之衰可知而季札觀衛乃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者何也蓋君子出則持世治於上處則扶世教於下上之爲治其功速下之爲教其化長故風俗之敦行義之盛未嘗不由於在下之君子而上焉者受其效鄒魯之絃誦東漢之名節是已然則戰國之末衛獨後亡安知非在下君子之功耶然簡兮北風猶有激昂不平之意獨考槃之詩寛而不肆介而不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風人之旨斯爲美矣使進而在朝其惟伯

玉之卷懷乎三清之洞有隱君子曰鄭公汝素其爲隱也不求異於人由由而處蕩蕩而行與人交無貴賤賢愚各得其歡心然內實有特立不可拔之操年今六十窮悴日甚而志氣彌貞或數日不擧火而歌嘯自如也文足以名世才足以及人而未嘗求見於時故世亦不之知也臨澗而屋茅茨數間而名之曰考槃盖志其隱居之樂也然古之隱者通今之隱者拘古之爲隱也易今之爲隱也難何者夫夷齊虞仲讓國之君也柳下惠三黜之士師也而幷稱逸民者以其道之隱也至於莊周之傲吏方朔之執戟亦不

害其爲隱有隱之實無隱之名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隱不亦通而易哉後世則不然義或傷倫貞必絶俗不沉冥以自棄則標置以自高切切焉惟隱之爲名殆易所謂苦節而夫子凶者也其亦異乎碩人之寬矣盖古之君子無意於隱而隱故其隱也通而易今之君子有意於隱而隱故其隱也拘而難然則公之不求異於人者乃所以爲隱而庶幾乎考槃之樂也然遯世藏名豈君子之所樂哉世旣莫我知矣無寧隱居著述以俟後世之知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幸而一遇聖人爲之表章則其視一時之榮

遇豈可同日而語哉然則考槃之不遇未足爲恨而公之不遇知者爲可恨也然使公砥行立名教導後生以扶衰俗則其有補於世教何損於衛國之君子而百世之下必有知者公弟爲其可稱者而已書之爲考槃齋記

七一齋記

君子之進也所以行其道也退也所以行其志也道之行也明良相遇上下交泰勳業著於萬民名聲垂於百世其與匹夫之士之獨行其志可同日而語哉故皐陶稷契尊爲聖人而箕穎之潔一節而止世教

既衰仲尼轍環天下卒於不遇而晨門接輿之徒始肆志以自高由是而降事功勝而志士耻於自售罟獲密而賢者樂於退舉進者未必爲榮而退者反以益尊故叔孫禮樂於朝而魯二生不起劉向抗疏貢禹傳經而子真君平沉冥以沒俊及風議而徐孺子黄叔度遯跡於下韓富司馬建功出治而康節終於擊壤伯温就徵而徐方舟晒之彼數子者豈不知立身行道之爲貴哉特時未可耳故退而自修以行其志而遺風善俗之持世及人者亦在此多而在彼少然則後之尚友者宜於何取之我朝賢材之登庸莫

盛於 中廟之時而江陵之士大夫顯揚者多獨朴
三可四休二公退然靖處浮沉下僚未嘗求見於世
是故無赫赫之名而亦不與於己卯之禍易之嘉遯
詩之明哲二公其庶幾而方之古人其惟孺子叔度
之倫乎故覽己卯之籍者未嘗不興懷於二公而金
君邦瑞遂以名其齋曰七一盖以三可四休合而爲
一也然天下之士未有不進而先退者夫以邦瑞之
才早登國庠名譽日振今其厲進之時也而反志於
退何哉嗟乎盈虧禍福之原也進退吉凶之塗也故
不志於退而進者其行易跲盖進者知其易而未知

其難故進益銳退者知其難而未知其易故退逾果
苟以進者之銳爲退者之志退者之果爲進者之心
則出處兩得之矣然則邦瑞之志於退未始不爲進
也而况又遜志篤學不以材能驕人步趨言語一以
禮法爲師以此求進其進豈可量哉七一齋在江之
沙村而二公皆沙村之遺老也邦瑞其聞其風而起
者乎故論二公之志則邦瑞之志可知論古人出處
之義則二公之志可知是爲之記

雲岳遊獵記

壬辰之臘從梅谷李公浣溪徐公及徐幼文權公著

獵於雲岳山之右夜宿山寺鐘鐸相響翌日遵山而北鷹四騎五狗如鷹之數獵夫倍之獵夫倦則幼文輒臂鷹而赴山高谷深朔吹微厲狗意驕鷹氣專惟人意之前却焉雉起于前掣而直出瞥而上戾戢而反眄折而下旋高集而斜睨輕掠而捷攫斂羽縮爪返其鞲焉竦身四顧颺而後息於是乎鷹之技畢而衆皆驩焉稱快徐行遠眺環山一周披荆而憩見村而止峽俗淳厖疏飯甘美篝燈榾火灸鮮煖醪酣娛跌宕再宿乃返踰廣峴道花山夕陽在嶺煙氣點綴僕夫望閭而謳馬蹄加疾焉而長者之輿未已仍至

李氏之社訖梅盡醉而去

明月堂重建記

普賢寺香山之巨刹也粤自高麗屢經灰燼而其所謂明月堂者又火焉山僧體性苦心發願聚財雇工火之明年盡復其舊穹深峻偉侈於前觀仍乞記於余因其徒性覺屢請而不懈余乃爲之說曰天下之事集之在勤成之在專勤斯彊專斯誠彊且誠矣而事不成者未之有也然事之始也莫不起跡於微計功於迂又況棼亂者擾心蕩殘者駭矚是故或自畫而縮或中道而輟底於成者鮮矣故非明於察勢而

果於趨功者不足以首事而彊其誠亦無所施矣然家室之奉累之則彊者懊名利之慾奪之則誠者怠得失之機間之則明者昏成敗之勢動之則果者縮若是乎賊事者之衆也夫惟浮屠氏內無家室之累外無名利之奪得失成敗俱不足爲榮悴故臨事則惟專其心精其慮殫其力求其事之成而已以故其於事也似難而實易而況藉靈於佛因財於衆積微而成大因無而爲有此浮屠氏之所能而他人莫之及也信乎其事之易也然即其易而難者存焉不明不果不足以始之不彊不誠不足以成之是則浮屠

氏與吾道何異性師敦慤而勤固足以幹事然余之記之非惟志其成也所以志成事者之難也

在野堂記

古之仕者多舉於野故仕則在朝退則在野各稱其分也然於朝則若覊旅於野則若職守所以安身而敦本也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夫以君子之正同乎君子未足爲大同也必也同乎野人合乎無位然後方可以通天下之志而同之道盡焉耳故野雖賤夫之居實君子之所重也余野人也少而貧窶耕樵自給幸藉先蔭早竊科名賴 國家恩澤食於官十

數年矣襏襫之陋而飾以組紳扉屨之役而佐以車徒於分侈矣然未敢以爲樂而飲食起居意未嘗一日不在野者何也習所安也况今年頽志晏舊學日忘以此從政能無咎乎君子知足樂於安命小人免罪利於守分今幸免罪而歸有田數畝足以糊口有屋一區足以庇身有書數帙足以寓心課農勸學爲鄉里倡糴税如期以盡野人之職而吾廬又臨野而敞溪山拱合墟落點綴煙雲雪月遞陳四時之觀若其秔稻秋熟樵採夕返勞者憇飽者嬉農歌牧笛競奏於几案之前而吾則解帶欹巾安坐而娛之得野

之趣又足矣夫江湖之樂近於蕩山林之樂近於僻不蕩不僻惟野爲然其樂亦足以稱吾分也記曰在朝言朝在野言野朝言非吾職也聊書在野之樂以俟君子之觀

五詢亭試士記

箕子東來左海之文明始啓而平壤其故都也井疇壇場皆其制作之餘而文獻則顧無徵也信乎東俗之陋也夫惟化而新之存乎其時推而明之存乎其人我

聖上以範疇之學盡君師之職治化日新建中于民而時則有若恬溪相公按節于西實維宣揚

聖化興起文教以明先聖之道焉於是述箕子外紀以備其史疏井田疆域以表其迹建五謹堂修三益齋以追先公之志而庠塾之制備焉由是而箕都之文獻煥然復明而民興於教矣然周官賓興之制未可以卒復也乃刱五詢堂參古今之宜寓賓興之義以爲試士之所維時孟冬事簡煦暄爰招一方文武之士咸造于庭各獻其藝厥明公乃整服就位軒牖寬敞文武長吏以次進揖幟戟環沼絡以衡軸文列於東武峙於西韎洼縫掖濟濟翼翼甲鵠者升得雋者賞簡其材俊升諸州學辨色而會盡跋而罷如是

者三日仍詣仁賢書院薦外紀及陳洪範圖焚香虔告賓從在列退與齋生序食講堂升降揖讓以身爲率莊而不倦和而不流教之以素學風之以古道與是會者無不驩愉整飭滿志而返盛哉未始有也始西俗隔遠　王化甘居鄙夷夸者蕩於敖嬉弱者困於掊克殆無榮生樂學之心矣及公之至誅殘罰墨伸直幽枉罪屬吏之挾邪道而横者貢蔘之州困不能稅爲之蠲其入而厚其價儲粟七萬斛以備荒歉濔隷之歲赴燕者增其餼槀以過其奸凡可以有益於民者立奏行之惰僞而不率教者舉寘之刑春雨

秋霜舒卷於戶庭之內而簡書靚潔澹若無事於是西民始知政化之出於學而人各自愛驩然一趍於教刕又嘉惠樂育之政從而振作之耶西土文獻之盛從此可徵也夫故經曰待其人而後行然公之任是道久矣特時未之試爾一遇 聖君任用無間則功利之捷於人若霈潤而暘曝也誠哉得君而後可以行道也故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大中適守官節下與會爲榮謹記其事以詔西人而若其訏謨廟堂展布經綸輔佑堯舜之 君修明禮樂之治功成不居奉身而退書之簡冊而有光銘之金石而

無愧正惟君子之望於公而大中方執筆而俟

聽潮樓重修記

天下之至剛者莫過乎潮浸淫而至汗漫而盈其實海之餘氣也然弦望之盈縮朝夕之進退動不違期信也滿而不溢實而若虛仁也其來也無前其往也無後勇也遇剛而不避遇柔而不侮義也進而無營退而無挾廉也斂氣而歸寂若無事知也非天下之至剛能若是乎故方其來也凌駕河瀆動盪宇宙雷霆失其威風雨奪其權日月減其耀山岳喪其尊是故君子之有爲者師其剛焉然以其行險而順故制

戎者尤則之關西節度營之右有所謂聽潮樓者不知刱於何時而今節度使李公因其舊而新之丹雘飛甍雲物改觀而樓之美始著矣樓居州城之中羣岑四抱面勢平穩而前臨江曲迤通海門潮之來也必先知之此其所以受名也然嘗試登樓而望之東則南忠壯之所殉節也烈氣朱熖尚有髣髴者存北則淸川乙支之所以沉隋兵也宏猷壯蹟直與江流而不窮此天下用武之地而忠臣義士所攬涕而臨眺者也然則前人之名之也其有感於制戎耶抑公之新之也有以發其義耶姑爲之記以備輶鈐之省

垂綸堂記

古之垂綸者盖寓意於釣也天下有道則舒而張之天下無道則捲而蔵之此太公之所以釣於渭也其意豈在釣耶噫無道之違而有道之居則足矣幸而適遇文王爲之師耳虎賁鷹揚夫豈其所欲哉然不知者乃以爲釣周信斯言也是餂人者之雄也曷足爲太公哉然世治而君子之難進者有四才不可以自售道不可以苟合近而無因則不入遠而無介則不出時雖可行士豈可自輕哉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蔵遇不遇命也君子曷嘗有意哉故志於行道者

功名不足言也志於建功者富貴不足言也富貴而已者其志可知也故其未得之也憂戚而失其性旣得之也驕縱而喪其身哀哉營營苟苟惟食是求者未離乎禽獸也盱盱逐逐惟利是謀者未離乎盜賊也瑣瑣齪齪惟私是務者未離乎駔儈也翕翕訿訿惟邪是比者未離乎鬼魅也炎炎顚顚惟氣是尚者未離乎夷狄也詹詹喋喋惟勢是趍者未離乎僕妾也若是者如魚之自投餌耳尚可與論於垂綸之義哉雲陽白子大成妙歲登第以文藝名　天褒屢及之矣然官止一縣尉退而教授於家者數十年矣其

亭在於川上名之曰垂綸徵余爲記垂綸之義固余所欲言也然繼之以干進之戒者以予之知此戒也知此戒者庶乎知垂綸之義故書以歸之

遊圓寂寺龍湫記

丁酉六月丙申禱雨於白壁山之陽夜至圓寂寺宿焉晨詣祭壇攀藤葛緣石磴而上具牲幣將事山木肅森風露濕人天明肩輿出山回顧石峰際天如樹銀甕爽氣魁顏可以立懦殆欲下輿而揖其餘瓊瑰而擢秀者無數所以爲白壁也降觀于龍淵白石下鋪層巖上峙環而爲泓四周空嵌飛瀑注焉深碧不

可測濫而橫流縈廻石面布而羅縠濺而珠璣響而環珮氣而虹霓姿態橫生不可名狀泓之窈冥神物攸處而夷曠朗澈狎而不慴神移意愜自然忘返譬之人乎其蘊異而吐和者歟吾嘗謂山水之樂於人不專在於峻深惟峻而明秀深而韞藉者爲能閑志氣而怡情性二者吾於是兼得之矣惜哉其處僻而寡遇未有以張其名也故記之

江界防胡記

廢四郡在江界之左曰茂昌閭延虞芮慈城東與長白山接延袤七百里地肥饒宜畜牧虎豹之皮蔘貂

鼠之利甲於國中然以其隣於滿胡也侵掠日至民不聊生 世祖時廢之徙其民於内地地則屬之江界歲遣四鎭將把守要害犯入者禁淸旣有天下滿胡從之入關四郡以北曠脫一空無復爲我害者然蔘則彼我之所共艶材木之美又彼之利也然我之採蔘者只伺丹黃節而入丹黃者蔘葉之候也彼則氷解輒入船載器械衣糧獵獒俱焉泝鴨江而上者歲常千餘人而沿江鎭堡不能禁第摘其數以報兩營苟幸無事而其害則萃於四郡春夏伐檀爲栰浮之江口秋則先我人而採蔘盈帒溢包出其餘而夸

我返則以桅而埋其船於沙步以備復入四郡之利彼反專之而甚或威喝把守而奪其食我則拱手奉之而已然彼實冒禁當誅者也雍正帝之約曰邊民犯越者斬沿江知此禁矣我本怯弱而虜亦冒死趨利故不能禁也廟堂私憂之而已今江界伯洪公秀輔始爲之畫迨江之未凍密遣勇士三十鈎其船六十餘艘焚之棄其械於江及春將泮選武校十人精卒百人分設五柵於渡口刻雍正約条而樹之又書之數十紙射之江外虜果如期而至船已燒矣柵禁又嚴矣悍而欲涉者箭砲又威之相持百餘日虜竟

不能前一步卒乃棄船而遁四郡今始無虞而蔘盡爲吾有矣夫淵藪之隣於敵國之憂也利分於敵釁必生焉憂之大者也憂之而不能防國之所大患也今四郡之憂人皆言之矣然防禦則輒云無策噫區區冒禁之虜尚且畏之而不能防設或有狡焉思啓其封疆者將何以遏之哉洪公文吏也顧能於數月之間防之而有餘不過費百餘將士數月粮耳前人豈少此哉古之折衝樽俎者於公見之矣繼公來者皆能如公四郡豈復有胡憂哉然明不足以斷事廉不足以服民賞罰予奪之信不足以馭將士則縱欲

如公不能也推是道也封狼居勒燕然亦不難也於四郡何有大中之文弱亦賴公而自張也輒援筆而記之

五如軒記

寘身於虛游心於曠則身安而心泰馭物以靜涖事以簡則物平而事定然人事之膠轕世故之纒束心志之所逆氣槩之所趨君子亦有之矣則將如之何哉君子未有捨世而爲道者也其惟安時而處順乎來者應之去者忘之不以身亢物不以心諜事其往也若反其動也若休處艱如亨視醜如姸事物百變

乎外而吾心則自如也故縞綦之樂而無慕乎姬妾藜藿之甘而無待乎粱肉城市之隱而不減乎巖穴軒冕之尊而不異乎韋布斯道也可以居世亦可以遺世嗟乎吾安得與斯人者游耶玄圃徐子書古人之語於其居曰疎懶如嵇中散恬澹如陶栗里雄放如蘇子瞻多感慨如白樂天口不臧否人物如阮嗣宗仍名之曰五如軒噫子之志吾知之矣進不求榮退不求名厭綺紈而樂山澤頹然自放於事物之外子之志也故於古取其居世而能遺世者以爲之則五如之所以名也然此實居世之良方也事有所係

則以叔夜之疎懶已之情有所牽則以元亮之恬澹解之氣有所滯則以東坡之雄放泄之志有所怫則以香山之感慨消之姣媮之交於前則以步兵之無藏否遺之五者有其一足以安心而平物況兼之乎然求耦於今所以爲世也求耦於古所以爲道也子之所求進乎道矣於處世何有抑吾有悵慨者存三代以降聖人不作賢者無所依歸成材者絶少夫以嵇阮白蘇之達使遇孔孟而師之豈居狂狷之後而況淵明之高潔乎不幸生於衰晩未聞大道之教玩世以爲娛簡物以爲快高則爲道於孔老之間下則

放意於詩酒之末長短不能相掩而甚或縱逸而不知返此吾所以爲五子者悲也子之取其長也其亦知此之爲戒也夫

巖棲軒記

巖棲軒者上舍權君仲玉之居也君少有巖棲之志始居都下已以是名其軒及歸洼葉之西巖壑窈深稱君之志遂以舊號居之而屬余爲記余惟古之巖棲者皆遯世之士也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嚴子陵釣於客星巖申屠蟠依巖以屋太史氏之傳伯夷亦稱巖穴之士彼其挺特而不撓堅確而不拔風霜外

鑠而不變其質璞玉内藏而不衒其美是惟巖之爲
德也而有似乎特立自好之士故遯世者取之不然
山巔水涯何莫非隱遯之所而惟巖之與比耶今君
非遯世者也舊嘗遲回京洛翺翔太學思以所學施
之於人豈捨世而爲道者耶然壯衰行止一以巖棲
爲歸嘖焉而木石并曠焉而麋鹿俱有若遯世者然
非其性之似者然乎哉然遯世藏名豈君子之所樂
哉用捨隱現惟其時而已易之豫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孔子繫之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君子之取象於石也如是苟其然者隱何必巖棲而後可哉仲玉深於易者也故以此復焉

爾雅堂記

兩漢以來文章盛矣獨西京之文號稱爾雅爾雅爲其近正也曷之爲近正爲其六經之餘也夫文章莫盛於六經道正故也然六經得夫子而正微夫子之刪正詩書之駁者不幾爲世教害耶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百家諸子之言迭出爲吾道之賊周之末文弊極矣秦又烈之以火經籍之禍

酷矣漢興始立學官武帝表章六經而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屬各以其學持世作爲文章醇深典雅不悖於六經之意故繼六經而文者莫盛於西京謂之爾雅不亦宜乎然文不能徒盛也必也學以成之西京之世去聖人不遠微辭雅制尚有存者其學又皆專門仲舒劉向之博而各主一經是故西京之學皆典實有根據論經術或局於度數而不害其精核語灾異或涉於傅會而不害其深妙寧師古而鑿不師心而蕩以故馭世則嚴理國則强朋黨不作異端不興後之爲治者莫敢望也此無他學術近

正故爾文章之爾雅固其所也後之爲學固有精微於西京者矣然其末也遺事功而尚玄虛夷狄之亂隨之内虛故外侮之也吾故曰欲救文弊莫如西京之學宜春南公元平端居治文章克紹其家學而名其堂曰爾雅盖以西京之文自期也夫鑑後世之獘者必有志於復古公之志於西京者可知已豈惟其文哉將其學焉是就嗟乎學無當於實用不如無學文無裨於世教不如無文元平勉之

遊内延山記

癸卯仲秋從按察李公入清河之内延山按察公時

以行部過也山口有鶴山書院晦齋李文元公俎豆所也下馬肅容而過過至寶鏡寺漢明帝時所剏云舊有五十三菴今幾盡廢而猶稱嶺左巨刹有高麗圓眞國師碑李公老製而石剥苔蝕字半不可辨肩輿循溪而上觀所謂龍湫者距寺財十里歷石磴六七折峻仄不容輿者半之徃徃徑絶續之以棧崖處溪駛崩湍激瀉以瀑名者十餘而及至乎湫則攀梯而升側足欹厓蹈危而觀始壯矣瀑流倒掛十數丈飛潨注射觸石而舞雹跳雪翔驅而卽潭峻壁環擁漏景中穿窈冥黲黑不可狎視盖有神物伏焉南有鶴

巢臺竦石摩霄四削而上夷遊者或至焉徑崖錞躋
山頂則大悲菴在焉名僧毅旻者居之而老病不能
下山余亦憚險不得往菴之右有繼祖菴其上則內
院也泝澗而上得第一湫氣勢遜於下湫而窈窕勝
之石門旁開劣通人蹊垠戶十數家臨澗而居村落
雞犬彷彿桃花源記是爲內延之奧殆古所謂福地
洞天者歟秋高脚健會當一至其所又其上則三動
石峙焉亦詭觀云龜石無風溪落霞橋寒山臺拾得
臺妓花臺具在惟政大師記而今則寺僧亦少知者
山故以水石稱峰巒不甚奇雋而明秀之氣映帶空

冥有足聳發人者信其爲名山也夜宿禪寮星月滿山曉少雨翌日按察公向盈德路余還興海官次

記留春塢樂會

洪湛軒大容置伽倻琴洪聖景景性操玄琴李京山漢鎭袖洞簫金檍挈西洋琴樂院工普安亦國手也奏笙簧會于湛軒之留春塢俞聖習學中侑之以歌嘐嘐金公用謙以年德臨高坐芳酒微醺衆樂交作園深晝靜落花盈階宮羽遞進調入幽眇金公忽下席而拜衆皆驚起避之公曰諸君勿怪禹拜昌言此句天廣樂也老夫何惜一拜洪太和元爕亦與其會

爲余道之如此湛軒捨世之翌年記

淸凉山記

淸凉嶺左名山也始則孤雲遊焉卒之以退陶李先生而重先生始欲居之至稱以我家山易簀之歲亦嘗步入其見愛也如此山凡十二峰曰紫霄曰丈人曰香爐曰硯滴曰蓮花曰滿月曰擎天曰金塔曰卓筆曰玉簫曰外丈人曰祝融周愼齋世鵬多名之云

甲辰仲秋按使李公行部入山遂徃從之至淸凉寺奉化沈倅公著英陽金倅明鎭河陽任倅希澤安奇金丞弘道并來沈倅吾乆要也金丞以國畵名山靜

月朗散坐溪石金丞善簫勸之一弄聲調清越上振林杪泉籟俱息餘韻猶颺遠而聆之必謂之笙鶴降也夫惟遠之則仙近之則人古之所謂仙者不過如是而已夜深按使公遣詩屬諸宰和之翌朝肩輿上山挾香爐而左轉抵地藏菴菴踞山之轂左金墖右蓮花南祝融而背則萬景臺也峰皆石成四削離峙峻不暴下卑不亢上精華內蘊氣象下濟卓而不詭莊而不倨有似乎德之粹者宜退陶之愛之而他山莫之尚也祝融前拱錯以土石楓花之節則錦繡障也金墖之腰線徑隙之岌危而至則馭風臺金生窟

致遠菴外丈人在焉是爲外清凉一山之奇可坐而攬而余憚危不徃前人之所至余則晝焉病不能勇也然余老矣擇步於夷猶虞其跌況可蹈危而趨觀哉且清凉之美不在奇也按使公念徒御之午飢弁與地藏而捨之命駕下山分憂重者取樂也獨處位高者慮下也懇固君子之常也山趾則江流環之江外羣峰翼而内抱洞府深邃村落隱暎出山屢顧令人神駐路側有孤山亭行促不得入然水山之美亦不必盡盡則不再到也山距陶山三十里

青城集卷之六

青城

三